

萬 有 文 庫

第一集一千種

王 雲 五 主 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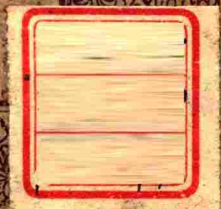
一百二十回的水滸

(四)

施耐庵著

胡適序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

一百二十回的水滸

(四)

施耐庵著

國學基本叢書

# 水滸

## 第十七回

『花和尚』單打二龍山

『青面獸』雙奪寶珠寺

話說楊志當時在黃泥岡上，被取了『生辰綱』去，如何回轉去，見得梁中書，欲要就岡子上自尋死路；却待望黃泥岡下躍身一跳，猛可醒悟，拽住了脚，尋思道：『爹娘生下酒家，堂堂一表，凜凜一軀，自小學成十八般武藝在身，終不成只這般休了……比及今日尋個死處，不如日後等他拿得着時，却再理會。』回身再看那十四個人時，只是眼睜睜地看着楊志，沒個掙扎得起。楊志指着罵道：『都是你這廝們不聽我言語，因此做將出來，連累了酒家。』樹根頭拿了朴刀，掛了腰刀，週圍看時，別無物件，楊志歎了口氣，一直下岡子去了。

那十四個人，直到二更，方纔得醒，一個個爬將起來，口裏只叫得連珠箭的苦，老都管道：『你們衆人不聽楊提轄的好言語，今日送了我！』衆人道：『老爺今日事已做出來了，且通個商量。』老都管

道：「你們有甚見識？」衆人道：「是我們不是了。古人有言：『火燒到身，各自去掃；蜂蠶入懷，隨即解衣。』」若這楊提轄在這裏，我們都說不過；如今他自去的不知去向，我們回去見梁中書相公，何不都推在他身上？只說道：「他一路上，凌辱打罵衆人，逼迫得我們都動不得。他和強人做一路，把蒙汗藥將俺們麻翻了，縛了手脚，將金寶都擄去了。」」老都管道：「這話也說的是。我們等天明，先去本處官司首告；留下兩個虞候，隨衙聽候，捉拿賊人。我等衆人，連夜趕回北京，報與本官知道，教動文書，申覆太師得知，着濟州府，追獲這夥強人便了。」次日天曉，老都管自和一行人來濟州府該管官吏首告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楊志提着朴刀，悶悶不已，離黃泥岡，望南行了半日，看看又走了半夜，去林子裏歇了，尋思道：「盤纏又沒了，舉眼無個相識，却是怎地好……」漸漸天色明亮，只得趁早涼了行。又走了二十餘里，正是：

面皮青毒逞雄豪，

白送金珠十一挑。

今日爲何行急急，

不知若個打藤條。

當時楊志走得辛苦，到一酒店門前。楊志道：「若不得些酒吃，怎地打熬得過？」便入那酒店去，向

這桑木桌檯座頭上坐了，身邊倚了朴刀。只見竈邊一個婦人問道：「客官莫不要打火？」楊志道：「先取兩角酒來吃，借些米來做飯，有肉安排些個，少停一發算錢還你。」只見那婦人先叫一個後生來面前篩酒，一面做飯，一邊炒肉，都把來楊志吃了。楊志起身，綽了朴刀，便出店門。那婦人道：「你的酒肉飯錢都不曾有！」楊志道：「待俺回來還你，權賒咱一賒。」說了便走。

那篩酒的後生趕將出來，揪住楊志，被楊志一拳打翻了。那婦人叫起屈來。楊志只顧走，只聽得背後一個人趕來，叫道：「你那廝走那裏去！」楊志回頭看時，那人大脫着膊，拖着桿棒，搶奔將來。楊志道：「這廝却不是晦氣，倒來尋洒家！」立脚住了不走。看後面時，那篩酒後生也拿條橈叉，隨後趕來，又引着三兩個莊客，各拿桿棒，飛也似都奔將來。楊志道：「結果了這廝一個，那廝們都不敢追來。」便挺了手中朴刀來鬪這漢。這漢也輪轉手中桿棒，搶來相迎。兩個鬪了三二十合，這漢怎地敵的楊志，只辦得架隔遮攔，上下躲閃。那後來的後生并莊客，却待一發上，只見這漢托地跳出圈子外來叫道：「且都不要動手！那使朴刀的大漢，你可通個姓名。」那楊志拍着胸道：「洒家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「青面獸」楊志的便是！」這漢道：「莫不是東京殿司楊制使麼？」楊志道：「你怎地知道洒家是楊制使？」這漢

撇了鎗棒，便拜道：「小人有眼不識泰山。」楊志便扶這人起來，問道：「足下是誰？」這漢道：「小人原是開封府人氏，乃是八十萬禁軍都教頭林冲的徒弟，姓曹，名正，祖代屠戶出身。小人殺的好牲口，挑筋剔骨，開剝推割，只此被人喚做「操刀鬼」。爲因本處一個財主，將五千貫錢，教小人來此山東做客，不想折了本，回鄉不得，在此入贅在這個莊農人家。却纔竈邊婦人，便是小人的渾家。這個拿權叉的，便是小人的妻舅。却纔小人和制使交手，見制使手段和小人師父林教師一般，因此抵敵不住。」楊志道：「原來你却是林教師的徒弟。你的師父，被高太尉陷害，落草去了。如今見在梁山泊。」曹正道：「小人也聽得人這般說將來，未知真實。且請制使到家少歇。」

楊志便同曹正再回到酒店裏來。曹正請楊志裏面坐下，叫老婆和妻舅都來拜了楊志，一面再置酒食相待。飲酒中間，曹正動問道：「制使緣何到此？」楊志把做制使失陷花石綱，并如今又失陷了梁中書的「生辰綱」一事，從頭備細告訴了。曹正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制使且在小人家裏住幾時，再有商議。」楊志道：「如此却是深感你的厚意。只恐官司追捕將來，不敢久住。」曹正道：「制使這般說時，要投那裏去？」楊志道：「洒家欲投梁山泊，去尋你師父林教師。俺先前在那裏經過時，正撞着他下山來，與洒

家交手。王倫見了俺兩個本事一般，因此都留在山寨裏相會，以此認得你師父林冲。王倫當初苦苦相留，俺却不曾落草，如今臉上又添了「金印」，却去投奔他時，好沒志氣；因此躊躇未決，進退兩難。」曹正道：「制使見的是小人也聽的人傳說：王倫那廝，心地褊窄，安不得人；說我師父林教頭上山時，受盡他的氣。不若小人此間離不遠，却是青州地面，有座山，喚做二龍山；山上有座寺，喚做寶珠寺。那座山生來卻好，裹着這座寺，只有一條路上的去。如今寺裏住持還了俗，養了頭髮，餘者和和尚都隨順了。說道他聚集的四五百人，打家劫舍，爲頭那人，喚做「金眼虎」鄧龍。制使若有心落草時，到去那裏入夥，足可安身。」楊志道：「既有這個去處，何不去奪來安身立命？」

當下就曹正家裏住了一宿，借了些盤纏，拿了朴刀，相別曹正，拽開脚步，投二龍山來。行了一日，看將漸晚，卻早望見一座高山。楊志道：「俺去林子裏且歇一夜，明日卻上山去。」轉入林子裏來，吃了一驚。只見一個胖大和和尚，脫的赤條條的，背上刺着花繡，坐在松樹根頭乘涼。那和尚見了楊志，就樹根頭綽了禪杖，跳將起來，大喝道：「兀那撮鳥，你是那裏來的？」正是：

平將珠寶擔落空，

卻問寶珠寺討帳。

要投入寺裏強人，先引出寺外和尚。

楊志聽了道：「原來也是關西和尚。俺和他是鄉中，問他一聲。」楊志叫道：「你是那裏來的僧人？」那和尚也不回說，輪起手中禪杖，只顧打來。楊志道：「怎奈這禿廝無禮，且把他來出口氣！」挺起手中朴刀，來奔那和尚。兩個就林子裏，一來一往，一上一下，兩個放對。但見：

兩條龍競寶，一對虎爭殮。禪杖起如虎尾龍筋，朴刀飛似龍鬚虎爪。峯嶺嶺，忽喇喇，天崩地塌，陣雲中黑氣盤旋；惡狠狠，雄赳赳，雷吼風呼，殺氣內金光閃爍。兩條龍競寶，嚇得那身長力壯仗霜鋒，周處眼無光；一對虎爭殮，驚的這膽大心籠施雪刃，卞莊魂魄喪。兩條龍競寶，眼珠放彩，尾擺得水母殿臺搖；一對虎爭殮，野獸奔馳，聲震的山神毛髮豎。

當時楊志和那和尚鬪到四五十合，不分勝敗。那和尚賣個破綻，托地跳出圈子外來，喝一聲：「且歇！」兩個都住了手。楊志暗暗地喝采道：「那裏來的這個和尚！真個好本事，手段高俺卻剛剛地只敵的他住！」那僧人叫道：「兀那青面漢子，你是甚麼人？」楊志道：「洒家是東京制使楊志的便是。」那和尚道：「你不是在東京賣刀殺了破落戶牛二的？」楊志道：「你不見俺臉上金印？」那和尚笑道：「卻



原來在這裏相見。」楊志道：「不敢問師兄卻是誰？緣何知道洒家賣刀？」

那和尚道：「洒家不是別人，俺是延安府老種經略相公帳前軍官魯提轄的便是。爲因三拳打死了「鎮關西」，却去五臺山淨髮爲僧。人見洒家背上有花繡，都叫俺做「花和尚」魯智深。」

楊志笑道：「原來是自家鄉里，俺在江湖上多聞師兄大名。聽得說道，師兄在大相國寺裏掛搭，如今何故來在這裏？」

魯智深道：「一言難盡，洒家在大相國寺管菜園，遇着那「豹子頭」林沖，被高太尉要陷害他性命；俺却路見不平，直送他到滄州，救了他一命。不想那兩個防送公人回來，對高俅那廝說道：「正要在野豬林裏結果林沖，却被大相國寺魯智深救了。」那和尚直送到滄州，因此害他不得。」這直娘賊恨殺洒家，分付寺裏長老不許俺掛搭；又差人來捉洒家，却得一夥潑皮通報，不是着了那廝的手，喫俺一把火燒了那菜園裏廨宇，逃走在江湖上，東又不着，西又不着。來到孟州十字坡過，險些兒被個酒店婦人害了性命，把洒家着蒙汗藥麻翻了。得他的丈夫歸來得早，見了洒家這般模樣，又看了俺的禪杖戒刀吃驚，連忙把解藥救俺醒來。因問起洒家名字，留住俺過了幾日，結義洒家做了弟兄。那人夫妻兩個，亦

是江湖上好漢有名的，都叫他做「菜園子」。張青其妻「母夜叉」孫二娘，甚是好義氣。住了四五日，打聽的這裏二龍山寶珠寺可以安身，酒家特地來奔那鄧龍入夥，叵耐那廝不肯安着酒家在這山上。和俺廝併，又敵酒家不過，只把這山下三座關，牢牢地拴住。又沒別路上去，那撮鳥由你叫罵，只是不下來廝殺，氣得酒家正苦在這裏沒個委結，不想却是大哥來。」

楊志大喜。兩個就林子裏「剪拂」了，就地坐了一夜。楊志訴說了賣刀殺死牛二的事，并解「生辰綱」失陷一節，都備細說了。又說曹正指點來此一事，便道：「既是閉了關隘，俺們休在這裏，如何得他下來？不若且去曹正家商議。」

兩個廝趕着行，離了那林子，來到曹正酒店裏。楊志引魯智深與他相見了，曹正慌忙置酒相待，商量要打二龍山一事。曹正道：「若是端的閉了關時，休說道你二位，便有一萬軍馬，也上去不得。似此只可智取，不可力求。」魯智深道：「巨耐那撮鳥，初投他時，只在關外相見。因不留俺，廝併起來，那廝小肚上，被俺一脚點翻了。却待要結果了他性命，被他那裏人多，救了上山去，閉了這鳥關，由你自在下面罵，只是不肯下來廝殺。」楊志道：「既然好去處，俺和你如何不用心去打？」魯智深道：「便是沒做個道。」

理上去，奈何不得他！」

曹正道：「小人有條計策，不知中二位意也不中？」楊志道：「願聞良策則個。」曹正道：「制使也休這般打扮，只照依小人這裏近村莊家穿着。小人把這位師父禪杖，戒刀，都拿了，却叫小人的妻弟，帶六個火家，直送到那山下，把一條索子，綁了師父，小人自會做活結頭。却去山下叫道：『我們近村開酒店莊家，這和尚來我店中吃酒，吃得大醉了，不肯還錢，口裏說道，去報人來打你山寨，因此我們聽的；乘他醉了，把他綁縛在這裏，獻與大王。』那廝必然放我們上山去。到得他山寨裏面，見鄧龍時，把索子拽脫了活結頭，小人便遞過禪杖與師父；你兩個好漢一發上，那廝走往那裏去！若結果了他時，以下的人，不敢不伏。此計若何？」魯智深、楊志齊道：「妙哉！妙哉！」有詩爲證：

乳虎稱龍亦枉然，

二龍山許二龍蟠。

人逢忠義情偏洽，

事到顛危策愈全。

當晚衆人吃了酒食，又安排了些路上乾糧。次日五更起來，衆人都吃得飽了。魯智深的行李包裹，都寄放在曹正家。當日楊志、魯智深、曹正，帶了小舅并五七個莊家，取路投二龍山來。晌午後，直到林子

裏，脫了衣裳，把魯智深用活結頭使索子綁了，教兩個莊家，牢牢地牽着索頭；楊志戴了遮日頭涼笠兒，身穿破布衫，手裏倒提着朴刀；曹正拿着他的禪杖；衆人都提着棍棒，在前後簇擁着。到得山下，看那關時，都擺着強弩硬弓，灰瓶砲石。小嘍囉在關上，看見綁得這個和尚來，飛也似報上山去。多樣時，只見兩個小頭目上關來問道：「你等何處人來？我這裏做甚麼？那裏捉得這個和尚來？」曹正答道：「小人等是這山下近村莊家，開着一個小酒店。這個胖和尚，不時來我店中吃酒，吃得大醉，不肯還錢，口裏說道：『要去梁山泊叫千百個人來，打此二龍山，和你這近村坊，都洗蕩了！』因此小人只得又好酒請他，灌得醉了，一條索子綁縛這廝，來獻與大王，表我等村隣孝順之心，免的村中後患。」

兩個小頭目聽了這話，歡天喜地，說道：「好了！衆人在此少待一時。」兩個小頭目就上山來報知鄧龍，說拿得那胖和尚來。鄧龍聽了大喜，叫：「解上山來，且取這廝的心肝，來做下酒，消我這點冤仇之恨！」小嘍囉得令，來把關隘門開了，便叫送上來。

楊志、曹正，緊押魯智深解上山來，看那三座關時，端的險峻：兩下裏山環繞將來，包住這座寺；山峯生得雄壯，中間只一條路上關來；三重關上，擺着插木砲石，硬弩強弓，苦竹鎗密密地攢着。過得三處關

間，來到寶珠寺前看時，三座殿門，一段鏡面也似平地，週遭都是木柵爲城。寺前山門下立着七八個小嘍囉，看見縛的魯智深來，都指手罵道：「你這禿驢，傷了大王，今日也吃拿了！慢慢的碎了這廝！」魯智深只不做聲。押到佛殿看時，殿上都把佛來擡去了；中間放着一把虎皮交椅；衆多小嘍囉，拿着鎗棒，立在兩邊。少刻，只見兩個小嘍囉扶出鄧龍來，坐在交椅上。曹正，楊志緊緊地擊着魯智深到階下。鄧龍道：「你那廝禿驢，前日點翻了我，傷了小腹，至今青腫未消，今日也有見我的時節。」魯智深睜圓怪眼，大喝一聲：「撮鳥休走！」兩個莊家把索頭只一拽，拽脫了活結頭，散開索子。魯智深就曹正手裏接過禪杖，雲飛輪動；楊志撇了涼笠兒，提起手中朴刀；曹正又輪起桿棒，衆莊家一齊發作，併力向前。鄧龍急待掙扎時，早被魯智深一禪杖，當頭打着，把腦蓋劈作兩半個，和交椅都打碎了。手下的小嘍囉，早被楊志搗翻了四五個。曹正叫道：「都來投降！若不從者，便行掃除處死！」寺前寺後，五六百小嘍囉并幾個小頭目，驚嚇的呆了，只得都來歸降投伏。隨卽叫把鄧龍等屍首，扛擡去後山燒化了；一面去點倉廩，整頓房舍，再去看那寺後有多少物件；且把酒肉安排些來吃。魯智深并楊志做了山寨之主，置酒設宴慶賀。小嘍囉們盡皆投伏了，仍設小頭目管領。曹正別了二位好漢，領了莊家，自回家去了，不在話下。正是：

古刹雄奇隱翠微，

翻爲賊寨假慈悲。

天生神力『花和尚』

弄棒磨刀作住持。

又有詩一首并及楊志：

有智能深助智深，

綠林豪客主叢林。

降龍伏虎真同志，

獸面誰知有佛心。

不說魯智深，楊志自在二龍山落草，却說那押『生辰綱』老都管并這幾個廝禁軍，曉行夜住，趕回北京；到的梁中書府，直至廳前，齊齊都拜翻在地下告罪。梁中書道：『你們路上辛苦，多虧了你衆人』又問：『楊提轄何在？』衆人告道：『不可說！這人是個大膽忘恩的賊，自離了此間五七日後，行到黃泥岡時，天氣大熱，都在林子裏歇涼。不想楊志和七個賊人通同，假裝做販棗子客商。楊志約會與他做一路，先推七輛江州車兒，在這黃泥岡上松林裏等候；却叫一個漢子挑一擔酒來，岡子上歇下。小的衆人不合買他酒吃，被那廝把蒙汗藥都麻翻了，又將索子細縛衆人。楊志和那七個賊人，卻把「生辰綱」財寶并行李，盡裝載車上將了去。見今去本管濟州府呈告了，留兩個虞候在那裏隨衙聽候，捉拿賊人。

小人等衆人，星夜趕回來告知恩相。」

梁中書聽了大驚，罵道：「這賊配軍！你是犯罪的囚徒，我一力擡舉你成人，怎敢做這等不仁忘恩的事！我若拿住他時，碎屍萬段！」隨即便喚書吏，寫了文書，當時差人星夜來濟州投下；又寫一封家書，着人也連夜上東京，報與太師知道。且不說差人去濟州下公文，只說着人上東京來到太師府報知。見了太師，呈上書札。蔡太師看了，大驚道：「這班賊人，甚是膽大！去年將我女婿送來的禮物，打劫了去，至今未獲；今年又來無禮，如何干罷！」隨卽押了一紙公文，着一個府幹，親自齎了，星夜望濟州來；着落府尹，立等捉拿這夥賊人，便要回報。

且說濟州府尹自從受了北京大名府留守司梁中書札付，每日理論不下。正憂悶間，只見門吏報道：「東京太師府裏，差府幹見到廳前，有緊急公文，要見相公。」府尹聽得，大驚道：「多管是『生辰綱』的事！」慌忙陞廳，來與府幹相見了，說道：「這件事，下官已受了梁府虞候的狀子，已經差緝捕的人，跟捉賊人，未見蹤跡。前日留守司又差人行札付到來，又經着仰尉司并緝捕觀察，杖限跟捉，未曾得獲。若有些動靜消息，下官親到相府回話。」府幹道：「小人是太師府裏心腹人。今奉太師鈞旨，特差來這裏

要這一千人。臨行時，太師親自分付教小人到本府，只就州衙裏宿歇，立等相公，要拿這七個販彘子的，并賣酒一人，在逃軍官楊志，各賊正身。限在十日捉拿完備，差人解赴東京。若十日不獲得這件公事時，怕不先來請相公去沙門島走一遭。小人也難回太師府裏去，性命亦不知如何。相公不信，請看太師府裏行來的鈞帖。」

府尹看罷大驚，隨即便喚緝捕人等。只見階下一人聲喏，立在簾前，太守道：「你是甚人？」那人稟

道：「小人是三都緝捕使臣何濤。」太守道：「前日黃泥岡上打劫了去的『生辰綱』是你該管麼？」何

濤答道：「稟覆相公：何濤自從領了這件公事，晝夜無眠，差下本管眼明手決的公人，去黃泥岡上往來

緝捕，雖是累經杖責，到今未見蹤跡。非是何濤怠慢官府，實出於無奈。」府尹喝道：「胡說！上不緊，則

下慢。」我自進士出身，歷任到這一郡諸侯，非同容易！今日東京太師府，差一幹辦，來到這裏，領太師台

旨，限十日內，須要捕獲各賊正身，完備解京。若還違了限次，我非止罷官，必陷我投沙門島走一遭。你是

個緝捕使臣，倒不用心，以致禍及於我。先把你這廝迭配遠惡軍州，雁飛不到去處！」便喚過文筆匠來，

去何濤臉上刺下「迭配……州」字樣，空着甚處州名，發落道：「何濤，你若獲不得賊人，重罪決不饒



「恕」正是：

臉皮打稿太乖張，

自要平安人受殃。

賤面可無煩作計，

本心也合細商量。

却說何濤領了台旨下廳，前來到使臣房裏，會集許多做公的，都面面相覷，如箭穿雁嘴，鉤搭魚腮，盡無言語。何濤道：「你們閒常時，都在這房裏撰錢使用；如今有此一事難捉，都不做聲。你衆人也可憐我臉上刺的字樣。」衆人道：「上覆觀察：小人們人非草木，豈不省的？只是這一夥做客商的，必是他州外府，深山曠野強人遇着，一時劫了他的財寶，自去山寨裏快活，如何拿的着？便是知道，也只看得他一看。」何濤聽了，當初只有五分煩惱，見說了這話，又添了五分煩惱，自離了使臣房裏，上馬回到家中，把馬牽去後槽上拴了，獨自一個，悶悶不已。正是：

雙眉重上三鏗鎖，

滿腹填平萬斛愁。

網裏漏魚何處覓？

甕中挑鼈向誰求？

只見老婆問道：「丈夫，你如何今日這般嘴臉？」何濤道：「你不知，前日太守委我一紙批文，爲因

黃泥岡上一夥賊人，打劫了梁中書與丈人蔡太師慶生辰的金珠寶貝，計十一擔，正不知是甚麼樣人打劫了去。我自從領了這道鈞批，到今未曾得獲。今日正去轉限，不想太師府又差幹辦來，立等要拿這一夥賊人解京。太守問我賊人消息，我回覆道：「未見次第，不曾獲得。」府尹將我臉上刺下「迭配：州」字樣，只不曾填甚去處，在後知我性命如何！老婆道：「似此怎地好？却是如何得了！」

正說之間，只見兄弟何清來望哥哥，何濤道：「你來做甚麼？不去賭錢，却來怎地？」何濤的妻子乖覺，連忙招手說道：「阿叔，你且來廚下，和你說話。」

何清當時跟了嫂嫂進到廚下坐了。嫂嫂安排些酒肉菜蔬，盪幾盃酒，請何清吃。何清問嫂嫂道：「哥哥忒殺欺負人，我不中，也是你一個親兄弟，你便奢遮殺，只做得個緝捕觀察，便叫我一處吃盞酒，有甚麼辱沒了你！」阿嫂道：「阿叔，你不知道：你哥哥心裏，自過活不得哩！」何清道：「他每日起了大錢大物，那裏去了？有的是錢和米，有甚麼過活不得處？」阿嫂道：「你不知：爲這黃泥岡上，前日一夥販棗子的客人，打劫了北京梁中書慶賀蔡太師的「生辰綱」去；如今濟州府尹，奉着太師鈞旨：限十日內，定要捉拿各賊解京；若還捉不着正身時，便要刺配遠惡軍州去。你不見你哥哥先吃府尹刺了臉上

「迭配……州」字樣，只不會填甚麼去處，早晚捉不着得，實是受苦！他如何有心和你吃酒？我却纔安排些酒食與你吃。他悶了幾時了，你却怪他不得。」何清道：「我也誹誹地聽得人說道：『有賊打劫了生辰綱去。』正在那裏地面上？」阿嫂道：「只聽的說道黃泥岡上。」何清道：「卻是甚麼樣人劫了？」阿嫂道：「叔叔，你又不醉，我方纔說了，是七個販棗子的客人打劫了去。」何清呵呵的大笑道：「原來恁地。——知道是販棗子的客人了，却悶怎地？——何不差精細的人去捉。」阿嫂道：「你倒說得好，便是沒捉處。」何清笑道：「嫂嫂，倒要你憂。——哥哥放着常來的一班兒好酒肉弟兄，閒常不保的是親兄弟，今日纔有事，便叫沒捉處。——若是教兄弟得知，撰得幾貫錢，使量這夥小賊，有甚難處！」阿嫂道：「阿叔，你倒敢知得些風路？」何清笑道：「直等哥哥臨危之際，兄弟卻來有個道理救他。」說了，便起身要去。阿嫂留住再吃兩杯。

那婦人聽了這話說得蹊蹺，慌忙來對丈夫備細說了。何濤連忙叫請兄弟到面前。何濤陪着笑臉說道：「兄弟，你既知此賊去向，如何不救我？」何清道：「我不知甚麼來歷，我自和嫂子說耍。兄弟如何救的哥哥？」何濤道：「好兄弟，休得要着冷煖。只想我日常的好處，休記我閒時的歹處，救我這條性命！」

何清道：『哥哥，你管下許多眼明手快的公人，也有三二百個，何不與哥哥出些大氣量兄弟一個，怎救的哥哥！』何濤道：『兄弟休說他們，你的話眼裏有些門路，休要與別人做好漢。你且說與我些去向，我自有補報你處。正教我怎地心寬！』何清道：『有甚麼去向，兄弟不省的！』何濤道：『你不要毆我，只看同胞共母之面。』何清道：『不要慌。且待到至急處，兄弟自來出些氣力，拿這夥小賊。』

阿嫂便道：『阿叔，胡亂救你哥哥，也是弟兄情分。如今被太師府鈞帖，立等要這一千人，天來大事，你却說小賊！』何清道：『嫂嫂，你須知我只爲賭錢上，吃哥哥多少言語；但是打罵不會和他爭涉。間常有酒有食，只和別人快活，今日兄弟也有用處。』

何濤見他話眼有些來歷，慌忙取一個十兩銀子，放在桌上，說道：『兄弟，權將這錠銀收了。日後捕得賊人時，金銀緞疋賞賜，我一力包辦。』何清笑道：『哥哥正是「急來抱佛脚，閒時不燒香」。我若要你銀子時，便是兄弟勸措你。你且把去收了，不要將來賺我。你若如此，我便不說。既是你兩口兒我行陪話，我說與你，不要把銀子出來驚我。』何濤道：『銀兩都是官司信賞出的，如何沒三五百貫錢？兄弟，你休推却。我且問你：這夥賊却在那裏有些來歷？』何清拍着大腿道：『這夥賊，我都捉在便袋裏了。』何濤大驚道：

「兄弟，你如何說這夥賊在你便袋裏？」何清道：「哥哥，你莫管我，自都有在這裏便了。你只把銀子收了去，不要將來賺我，只要常情便了。我卻說與你知道。」何清不慌不忙，疊着兩箇指頭說出來。有分教，鄆城縣裏，引出箇仗義英雄；梁山泊中，聚一夥擎天好漢。畢竟何清對何濤說出甚人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 第十八回

「美髯公」智穩「插翅虎」

宋公明私放晁天王

當時何觀察與兄弟何清道：「這錠銀子，是官司信賞的，非是我把來賺你，後頭再有重賞。兄弟，你且說這夥人如何在你便袋裏？」只見何清去身邊招文袋內摸出一個經摺兒來，指道：「這夥賊人都在上面。」何濤道：「你且說怎地寫在上面？」何清道：「不瞞哥哥說：兄弟前日爲賭博輸了，沒一文盤纏，有個一般賭博的，引兄弟去北門外十五里，地名安樂村，有個王家客店內，湊些碎賭。爲是官司行下文書來，着落本村，但凡開客店的，須要置立文簿，一面上用勘合印信，每夜有客商來歇宿，須要問他：「那裏來何處去，姓甚名誰，做甚買賣？」都要抄寫在簿子上。官司查照時，每月一次，去里正處報名。爲

是小二哥不識字，央我替他抄了半個月。當日是六月初三日，有七個販棗子的客人，推着七輛江州車兒來歇。我却認得一個爲頭的客人，是鄆城縣東溪村晁保正。因何認得他？我此先會跟一個賭漢去投奔他，因此我認得。我寫着文簿，問他道：「客人高姓？」只見一個三髭鬚白淨面皮的搶將過來，答應道：「我等姓李，從濠州來販棗子，去東京賣。」我雖寫了，有些疑心。第二日，他自去了，店主帶我去村裏相賭，來到一處三叉路口，只見一個漢子挑兩個桶來。我不認得他。店主自與他廝叫道：「白大郎，那裏去？」那人應道：「有擔醋，將去村裏財主家賣。」店主人和我說道：「這人叫做白鼠，白勝，他另個賭客。」我也只安在心裏。後來聽得沸沸揚揚地說道：「黃泥岡上一夥販棗子的客人，把蒙汗藥麻翻了人，劫了生辰綱去。」我猜不是晁保正，却是兀誰！如今只捕了白勝，一問便知端的。這個經摺兒，是我抄的副本。」

何濤聽了大喜，隨即引了兄弟何清，逕到州衙裏見了太守。府尹問道：「那公事有些下落麼？」何濤稟道：「略有些消息了。」府尹叫進後堂來說，仔細問了來歷。何清一一稟說了。

當下便差八個做公的，一同何濤，何清，連夜來到安樂村，叫了店主人做眼，逕奔到白勝家裏，卻是

三更時分。叫店主人賺開以來打火，只聽得白勝在牀上做聲。問他老婆時，卻說道：「害熱病，不會得汗。從牀上拖將起來，見白勝面色紅白，就把索子綁了，喝道：『黃泥崗上做得好事！』白勝那裏言認，把那婦人網了，也不肯招。衆做公的繞屋尋賊，尋到牀底下，見地面不平；衆人掘開，不到三尺深，衆多公人發聲喊，白勝面如土色，就地下取出一包金銀，隨即把白勝頭臉包了，帶他老婆，扛擡賊物，都連夜趕回濟州城裏來。卻好五更天明時分，把白勝押到廳前，便將索子網了。問他主情造意，白勝抵賴，死不肯招。晁保正等七人，連打三四頓，打的皮開肉綻，鮮血迸流。府尹喝道：『告的正主，招了賊物，捕人已知是鄆城縣東溪村晁保正了，你這厮如何賴得過！你快說那六人是誰，便不打你了。』白勝又推了一歇，打熬不過，只得招道：『爲首的是晁保正。他自同六人來糾合白勝，與他挑酒，其實不認得那六人。』知府道：『這個不難。只拿住晁保正，那六人便有下落。』先取一面二十斤死枷，枷了白勝；他的老婆也鎖了，押去女牢裏監收。

隨即押一紙公文，就差何濤親自帶領二十個眼明手快的公人，逕去鄆城縣投下，着落本縣，立等要捉晁保正，并不知姓名六個正賊；就帶原解『生辰綱』的兩個虞候，作眼拿人。一同何觀察領了一

行人，去時不要大驚小怪，只恐怕走透了消息。星夜來到鄆城縣，先把一行公人并兩個虞候，都藏在客店裏，只帶一兩個跟着，來下公文，逕奔鄆城縣衙君前來。當下已牌時分，卻值知縣退了早衙，縣前靜悄悄地，何濤走去縣對門一個茶坊裏坐下，喫茶相等。喫了一個泡茶，問茶博士道：「今日如何縣前恁地靜？」茶博士說道：「知縣相公早衙方散，一應公人和告狀的，都去喫飯了未來。」何濤又問道：「今日縣裏不知是那個押司直日？」茶博士指着道：「今日值日的押司來也。」何濤看時，只見縣裏走出一個吏員來，看那人個怎生模樣，但見：

眼如丹鳳，眉似臥蠶，滴溜溜兩耳懸珠，明皎皎雙睛點漆。唇方口正，髭鬚地閣輕盈；額濶頂平，皮肉天倉飽滿。坐定時，渾如虎相；走動時，有若狼形。年及三旬，有養濟萬人之度量；身軀六尺，懷掃除四海之心機。志氣軒昂，胸襟秀麗。刀筆敢欺蕭相國，聲名不讓孟嘗君。

那押司姓宋，名江，表字公明，排行第三，祖居鄆城縣宋家村人氏。爲他面黑身矮，人都喚他做「黑宋江」；又且於家大孝，爲人仗義疎財，人皆稱他做「孝義黑三郎」。上有父親在堂，母親早喪；下有一個兄弟，喚做「鐵扇子」宋清，自和他父親宋太公在村中務農，守些田園過活。這宋江自在鄆城縣做



押司。他刀筆精通，吏道純熟；更兼愛習鎗棒，學得武藝多般。平生只好結識江湖上好漢，但有人來投奔他的，若高若低，無有不納，便留在莊上館穀，終日追陪，並無厭倦；若要起身，盡力資助，端的是揮矚，視金似土。人問他求錢物，亦不推托；且好做方便，每每排難解紛，只是周全人性命。如常散施棺材藥餌，濟人貧苦，賙人之急，扶人之困，以此山東、河北聞名，都稱他做「及時雨」；卻把他比傷人上下的及時雨一般，能救萬物。曾有一首臨江仙讚宋江好處：

起自花村刀筆吏，英靈上應天星，疎財仗義更多能。事親行孝敬，待士有聲名。濟弱扶傾心慷慨，高名水月雙清。及時甘雨四方稱。山東「呼保義」，豪傑宋公明。

當時宋江帶着一個伴當，走將出縣前來。只見這何觀察當街迎住，叫道：「押司，此間請坐拜茶。」宋江見他似個公人打扮，慌忙答禮道：「尊兄何處？」何濤道：「且請押司到茶坊裏面喫茶說話。」宋公道：「謹領。」兩個入到茶坊裏坐定，伴當都叫去門前等候。宋江道：「不敢拜問尊兄高姓？」何濤道：「小人是濟州府緝捕使臣何觀察的便是。不敢動問押司高姓大名？」宋江道：「賤眼不識觀察，少罪。小吏姓宋名江的便是。」何濤倒地便拜，說道：「久聞大名，無緣不曾拜識。」宋江道：「惶恐。觀察

請上坐。」何濤道：「小人安敢占上？」宋江道：「觀察是上司衙門的人，又是遠來之客。」兩個謙讓子

一回，宋江坐了主位，何濤坐了客席。宋江便叫茶博士將兩杯茶來。沒多時，茶到。兩個喫了茶。宋江道：

「觀察到敝縣，不知上司有何公務？」何濤道：「實不相瞞，來貴縣有幾個要緊的人。」宋江道：「莫非

賊情公事否？」何濤道：「有實封公文在此，敢煩押司作成。」宋江道：「觀察是上司差來捕盜的人，小

吏怎敢怠慢？不知爲甚麼賊情緊事？」何濤道：「押司是當案的人，便說也不妨。敝府管下黃泥崗上一

夥賊人，共是八個，把蒙汗藥麻翻了北京大名府梁中書差遣送蔡太師的「生辰綱」軍健一十五人，

劫去了十一擔珍珠寶貝，計該十萬貫正賊。今捕得從賊一名白勝，指說七個正賊，都在貴縣。這是太師

府特差一個幹辦，在本府立等要這件公事，望押司早早維持。」宋江道：「休說太師處着落，便是觀察

自齋公文來要，敢不捕送？只不知道白勝供指那七人名子？」何濤道：「不瞞押司說，是貴縣東溪村晁

保正爲首，更有六名從賊，不識姓名，煩乞用心。」宋江聽罷，喫了一驚，肚裏尋思道：「晁蓋是我心腹弟

兄。他如今犯了迷天大罪，我不救他時，捕獲將去，性命便休了！」心內自慌，卻答應道：「晁蓋這廝，姦頑

役戶，本縣內上下人，沒一個不怪他。今番做出來了，好教他受！」何濤道：「相煩押司便行此事。」宋江

道：「不妨，這事容易，」囊中捉鼈，手到拏來。」只是一件，這實封公文，須是觀察自己常廳投下，本官看了，便好施行發落，差人去捉，小吏如何敢私下擅開？這件公事，非是小可，不當輕泄於人。」何濤道：「押司高見極明，相煩引進。」宋江道：「本官發放一早晨事務，倦怠了少歇；觀察略待一時，少刻坐廳時，小吏來請。」何濤道：「望押司千萬作成。」宋江道：「理之當然，休這等說話。小吏略到寒舍，分撥了些家務便到，觀察少坐一坐。」何濤道：「押司尊便，小弟只在於尋等。」

宋江起身，出得閣兒，分付茶博士道：「那官人要再用茶，一發我還茶錢。」離了茶坊，飛也似跑到下處。先分付伴當去叫直司在茶坊門前伺候：「若知縣坐衙時，便可去茶坊裏安撫那公人道：『押司穩便，』叫他略待一待。」卻自槽上鞮了馬，牽出後門外去；拿了鞭子，慌忙的跳上馬，慢慢地離了縣治。出得東門，打上兩鞭，那馬撥喇喇的望東溪村攬將去，沒半個時辰，早到晁蓋莊上。莊客見了，入去莊裏報知。正是：

義重輕他不義財，

奉天法網有時開。

剝民官府過於賊，

應爲知交放賊來。

且說晁蓋正和吳用、公孫勝、劉唐，在後園葡萄樹下喫酒。此時三阮已得了錢財，自回石碣村去了。晁蓋見莊客報說宋押司在門離，晁蓋問道：「有多少人隨從着？」莊客道：「只獨自一個飛馬而來，說快要見保正。」晁蓋道：「必然有事。」慌忙出來迎接。宋江道了一個喏，攜了晁蓋手，便投側邊小房裏來。晁蓋問道：「押司如何來的慌速？」宋江道：「哥哥不知，兄弟是心腹弟兄，我捨着條性命來救你。如今黃泥岡事發了！白勝已自拿在濟州大牢裏了，供出你等七人。濟州府差一個何緝捕，帶着若干人，奉着太師府鈞帖，并本州文書，來捉你等七人，道你爲首。天幸撞在我手裏，我只推說知縣睡着，且教何觀察在縣對門茶坊裏等我。以此飛馬而來，報道哥哥。三十六計，走爲上計。若不快走時，更待甚麼？我回去引他當廳下了公文，知縣不移時，便差人連夜下來，你們不可擔閣，問有些疎失，如之奈何！休怨小弟不來救你。」

晁蓋聽罷，喫了一驚道：「賢弟大恩難報！」宋江道：「哥哥，你休要多說，只顧安排走路，不要纏障，我便回去也。」晁蓋道：「七個人，三個是阮小二，阮小五，阮小七，已得了財，自回石碣村去了；後面有三個在這裏，賢弟且見他一面。」宋江來到後園，晁蓋指着道：「這三位：一個吳學究；一個公孫勝，蘄州來

的；一個劉唐，東潞州人。宋江略講一禮，回身便走，囑付道：「哥哥保重，作急快走，兄弟去也。」宋江出到莊前，上了馬，打上兩鞭，飛也似望縣裏來了。當時有個學究，爲此事作詩一首，也說得是，詩曰：

保正緣何養賊曹，

押司縱賊罪難逃。

須知守法清名重，

莫謂通情義氣高。

爵尚畏鷗能害爵，

貓如伴鼠豈成貓。

空持刀筆稱文吏，

羞說當年漢相蕭。

且說晁蓋與吳用、公孫勝、劉唐三人道：「你們認得那來相見的這個人麼？」吳用道：「卻怎地慌慌忙忙便去了？正是誰人？」晁蓋道：「你三位還不知哩！我們不是他來時，性命只在咫尺休了！」三人大驚道：「莫不走了消息，這件事發了？」晁蓋道：「虧殺這個兄弟，擔着血海也似干係，來報與我們。原來白勝已自捉在濟州大牢裏了，供出我等七人。本州差個緝捕何觀察，將帶若干人，奉着太師鈞帖來，着落鄆城縣，立等要拿我們七個。虧了他穩住那公人在茶坊裏俟候，他飛馬先來報知我們，如今回去了公文，少刻便差人連夜到來，捕獲我們，卻是怎地好？」吳用道：「若非此人來報，都打在網裏。這大

恩人姓甚名誰？」晁蓋道：「他便是本縣押司「呼保義」宋江的便是。」吳用道：「只聞宋押司大名，小生卻不曾得會。雖是住居咫尺，無緣難得見面。」公勝孫、劉唐都道：「莫不是江湖上傳說的「及時雨」宋公明？」晁蓋點頭道：「正是此人。他和我心腹相交，結義弟兄，吳先生不曾得會，四海之內，名不虛傳，結義得這個兄弟，也不枉了。」晁蓋問吳用道：「我們事在危急，卻是怎地解救？」吳學究道：「兄長不須商議，三十六計，走爲上計。」晁蓋道：「卻纔宋押司也教我們走爲上計，卻是走那裏去好？」吳用道：「我已尋思在肚裏了。如今我們收拾五七擔挑了，一徑都走奔石碣村三阮家裏去。今急遣一人先與他弟兄說知。」晁蓋道：「三阮是個打魚人家，如何安得我等許多人？」吳用道：「兄長，你好不情細石碣村那裏一步步近去，便是梁山泊。如今山寨裏好生興旺，官軍捕盜，不敢正眼兒看他。若是趕得緊，我們一發入了夥。」晁蓋道：「這一論極是上策，只恐怕他們不肯收留我們。」吳用道：「我等有的是金銀，送獻些與他，便入夥了。」正是：

無道之時多有盜，

英雄進退兩俱難。

只因秀士居山寨，

買盜猶然似買官。

當時晁蓋道：「既然恁地商量定了，事不宜遲。吳先生，你便和劉唐帶了幾個莊客，挑擔先去阮家安頓了，卻來旱路上接我們。我和公孫先生兩個打併了便來。」吳用、劉唐把這「生辰綱」打劫得金珠寶貝，做五六擔裝了，叫五六畜莊客，一發喫了酒食。吳用袖了銅鍊，劉唐提了朴刀，監押着五七擔，一行十數人，投石碣村來。晁蓋和公勝孫在莊上收拾，有些不肯去的莊客，齎發他些錢物，從他去投別主；有願去的，都在莊上併疊財物，打拴行李。正是：

須信錢財是毒蛇，

錢財聚處卽亡家。

人稱義士猶難保，

天鑒貪官漫自誇。

再說宋江飛馬去到下處，連忙到茶坊裏來，只見何觀察正在門前望。宋江道：「觀察久等，卻被村裏有個親戚，在下處說些家務，閃此擔擱了些。」何濤道：「有煩押司引進。」宋江道：「請觀察到縣裏。」兩個入得衙門來，正值知縣時文彬在廳上發落事務。宋江將着實封公文，引着何觀察直至書案邊，叫左右掛上迴避牌，宋江向前稟道：「奉濟州府公文，爲賊情緊急公務，特差緝捕使臣何觀察到此下文書。」知縣接來拆開，就當廳看了，大驚，對宋江道：「這是太師府差幹辦來立等要回話的勾當。這一干

賊便可差人去捉。」宋江道：「日間去，只怕走了消息，只可差人就夜去捉。拏得晁保正來，那六人便下落。」時知縣道：「這東溪村晁保正，聞名是個好漢，他如何肯做這等勾當？」隨卽叫喚尉司並兩個都頭：一個姓朱，名全；一個姓雷，名橫。他兩個，非是等閒人也。

當下朱全、雷橫兩個來到後堂，領了知縣言語，和縣尉上了馬，逕到尉司，點起馬步弓手并土兵一百餘人，就同何觀察并兩個虞候，作眼拿人。當晚都帶了繩索軍器，縣尉騎着馬，兩個都頭亦各乘馬，各帶了腰刀弓箭，手擎朴刀，前後馬步弓手簇擁着，出得東門，飛奔東溪村晁家來。

到得東溪村裏，已是一更天氣，都到一個觀音菴取齊。朱全道：「前面便是晁家莊。晁蓋家，有前後兩條路。若是一齊去打他前門，他望後門走了一齊闕去打他後門，他奔前門走了。我須知晁蓋好生了得；又不知那六個是甚麼人，必須也不是善良君子。那厮們都是死命，倘或一齊殺出來，又有莊客協助，卻如何抵敵他？只好聲東擊西，等那厮們亂攆，便好下手。不若我和雷都頭分做兩路：我與你分一半人，都是步行去，先望他後門埋伏了；等候唵哨響爲號，你等向前門只顧打入來，見一個捉一個，見兩個捉一雙。」雷橫道：「也說的是。朱都頭，你和縣尉相公，從前門打入來，我去截住後路。」朱全道：「賢弟，你



不省得。晁蓋莊上有三條活路，我閒常時都看在眼裏了；我去那裏，須認得他的路數，不用火把便見。你還不知他出沒的去處，倘若走漏了事情，不是耍處。」縣尉道：「朱都頭說得是，你帶一半人去。」朱全道：「只消得三十來箇勾了。」朱全領了十箇弓手，二十箇士兵，先去了。縣尉再上了馬，雷橫把馬步弓手，都擺在前後，幫護着縣尉。士兵等都在馬前，明晃晃照着三二十箇火把，擎着欃叉，朴刀，留客住，鈎鎌刀，一齊都奔晁家莊來。

到得莊前，兀自有半里多路，只見晁蓋莊裏一縷火起，從中堂燒將起來，湧得黑煙遍地，紅焰飛空。又走不到十數步，只見前後門四面八方，約有三四十把火發，焰騰騰地一齊都着。前面雷橫挺着朴刀，背後衆士兵發着喊，一齊把莊門打開，都撲入裏面；看時，火光照得如同白日一般明亮，並不會見有一箇人，只聽得後面發着喊，叫將起來，叫前面捉人。原來朱全有心要放晁蓋，故意賺雷橫去打前門。這雷橫亦有心要救晁蓋，以此爭先要來打後門，卻被朱全說開了，只得去打他前門。故意這寺大驚小怪，聲東擊西，要催逼晁蓋走了。

朱全那時到莊後時，兀自晁蓋收拾未了。莊客看見，來報與晁蓋說道：「官軍到了，事不宜遲。」晁

蓋叫莊客四下裏只顧放火，他和公勝孫引了十數箇去的莊客，納着喊，挺起朴刀，從後門殺將出來，大喝道：『當吾者死！避吾者生！』朱全在黑影裏叫道：『保正休走！朱全在這裏等你多時。』晁蓋那裏顧他說，與同公孫勝，捨命只顧殺出來。朱全虛閃一閃，放開條路，讓晁蓋走了。晁蓋卻叫公孫勝引了莊客先走，他獨自押着後。朱全使步弓手從後門撲入去，叫道：『前面趕捉賊人！』雷橫聽的，轉身使出莊門外，叫馬步弓手分頭去趕。雷橫自在火光之下，東觀西望做尋人。朱全撇了土兵，挺着刀，去趕晁蓋。晁蓋一面走，口裏說道：『朱都頭，你只管追我做甚麼？我須沒歹處！』朱全見後面沒人，方纔敢說道：『保正，你兀自不見我好處：我怕雷橫執迷，不會做人情，被我賺他打你前門，我在後面等你出來放你；你見我閃開條路，讓你過去，你不可投別處去，只除梁山泊可以安身。』晁蓋道：『深感救命之恩，異日必報！』有詩爲證：

捕盜如何與盜通，

官賊應與盜賊同。

莫疑官府能爲盜，

自有皇天不肯容。

朱全正趕間，只聽得背後雷橫大叫道：『休教走了人！』朱全分付晁蓋道：『保正，你休慌，只顧一

面走，我自使轉他去。」朱全回頭叫道：「有三箇賊望東小路去了，雷都頭，你可急趕。」雷橫領了人，便投東小路上，并土兵衆人趕去。朱全一面和晁蓋說着話，一面趕他，卻如防送的相似。漸漸黑影裏不見了晁蓋，朱全只做失脚撲地，倒在地下。衆土兵隨後趕來，向前扶起，急救得。朱全答道：「黑影裏不見路徑，失脚走下野田裏，滑倒了，閃挫了左腿。」縣尉道：「走了正賊，怎生奈何！」朱全道：「非是小人不趕，其實月黑了，沒做道理處。這些土兵，全無幾個有用的人，不敢向前。」縣尉再叫土兵去趕，衆土兵心裏道：「兩箇都頭，尙兀自不濟事，近他不得，我們有何用？」都去虛趕了一回，轉來道：「黑地裏正不知那條路去了。」雷橫也趕了一直回來，心內尋思道：「朱全和晁蓋最好，多敢是放了他去，我沒來由做甚麼惡人。我也有心亦要放他，今已去了，只是不見了人情。晁蓋那人，也不是好惹的。」回來說道：「那裏趕得上這夥賊端的了得！」縣尉和兩箇都頭回到莊前時，已是四更時分。何觀察見衆人四分五落，趕了一夜，不曾拏得一箇賊人，只叫苦道：「如何回得濟州去見府尹！」縣尉只得捉了幾家鄰舍去，解將鄆城縣裏來。這時知縣一夜不曾得睡，立等回報，聽得道：「賊都走了，只拏得幾個鄰舍。」知縣把一千拏到的鄰舍，當廳勘問。衆鄰舍告道：「小人等雖在晁保正鄰近住居，遠者三二里田地，近者也隔着些

村坊；他莊上如常有擲鎗使棒的人來，如何知他做這般的事？知縣逐一問了時，務要問他們一箇下落。數內一箇貼鄰告道：「若要知他端的，除非問他莊客。」知縣道：「說他家莊客，也都跟着走了。」鄰舍告道：「也有不願去的，還在這裏。」知縣聽了，火速差人就帶了這箇貼鄰做眼，來東溪村捉人。無兩箇時辰，早拿到兩箇莊客。當應勘問時，那莊客初時抵賴，喫打不過，只得招道：「先是六箇人商議，小人只認得一箇，是本鄉中教學的先生，叫做吳學究；一個叫做公孫勝，是全真先生；又有一箇黑大漢，姓劉，更有那三箇，小人不認得，卻是吳學究合將來的。聽的說道：「他姓阮，在石碣村住。他是打魚的，弟兄三箇。」只此是實。」知縣取了一紙招狀，把兩箇莊客交割與何觀察，回了一道備細公文，申呈本府。宋江自周全那一干鄰舍，保放回家聽候。

且說這衆人與何濤押解了兩箇莊客，連夜回到濟州，正值府尹陞廳。何濤引了衆人到廳前，稟說晁蓋燒莊在逃一事，再把莊客口詞說一遍。府尹道：「既是恁地說時，再拿出白勝來！」問道：「那三箇姓阮的，端的住在那裏？」白勝抵賴不過，只得供說：「三箇姓阮的——一箇叫做「立地太歲」阮小二，一箇叫做「短命二郎」阮小五，一箇是「活閻羅」阮小七——都在石碣湖村裏住。」知府道：「還

有那三箇姓甚麼？」白勝告道：「一箇是「智多星」吳用，一箇是「入雲龍」公孫勝，一箇叫做「赤髮鬼」劉唐。」知府聽了，便道：「既有下落，且把白勝依原監了，收在牢裏。」隨即又喚何觀察，差去石碣村，緝捕這幾箇賊人。不是何濤去石碣村去，有分教，「天罡」「地煞」來尋際會風雲；水滸山城，去聚縱橫人馬。畢竟何觀察怎生差去石碣村緝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 第十九回

林沖水寨大併火

晁蓋梁山小奪泊

話說當下何觀察領了知府台旨下廳來，隨即到機密房裏，與衆人商議。衆多做公的道：「若說這箇石碣村湖蕩，緊靠着梁山泊，都是茫茫蕩蕩，蘆葦水港。若不得大隊官軍，舟船人馬，誰敢去那裏捕捉賊人？」何濤聽罷說道：「這一論也是。」再到廳上稟覆府尹道：「原來這石碣村湖泊，正傍着梁山水泊，週圍盡是深港水汊，蘆葦草蕩。閒常時也兀自劫了人，莫說如今又添了那一夥強人在裏面。若不起得大隊人馬，如何敢去那裏捕獲得人？」府尹道：「既是如此說時，再差一員了得事的捕盜巡檢，點與

五百官兵人馬，和你一處去緝捕。』何觀察領了台旨，再回機密房來，喚集這衆多做公的，整選了五百餘人，各各自去準備什物器械。次日，那捕盜巡檢領了濟州府帖文，與同何觀察兩箇，點起五百軍兵，同衆多做公的，一齊奔石碣村來。

且說晁蓋、公孫勝，自從把火燒了莊院，帶同十數箇莊客，來到石碣村，半路上撞見三阮弟兄，各執器械，卻來接應到家，七箇人都在阮小五莊上。那時阮小二已把老小搬入湖泊裏，七人商議要去投梁山泊一事。吳用道：『見今李家道口有那「旱地忽律」朱貴在那裏開酒店，招接四方好漢。但要入夥的，須是先投奔他。我們如今安排了船隻，把一應的物件裝在船裏，將些人情送與他引進。』

大家正在那裏商議投奔梁山泊，只見幾箇打魚的來報道：『官軍人馬飛奔村裏來也！』晁蓋便起身叫道：『這廝們趕來，我等休走！』阮小二道：『不妨！我自對付他。叫那廝大半下水裏去死，小半都搗殺他。』公孫勝道：『休慌！且看貧道的本事！』晁蓋道：『劉唐兄弟，你和學究先生，且把財賦老小裝載船裏，逕撐去李家道口左側相等；我們看些頭勢，隨後便到。』阮小二選兩隻棹船，把娘和老小，家中財賦，都裝下船裏。吳用、劉唐，各押着一隻，叫七八箇伴當搖了船，先到李家道口去等；又分付阮小五、阮

小七撐駕小船，如此迎敵。……兩箇各棹船去了。

且說何濤并捕盜巡檢，帶領官兵，漸近石碣村，但見河埠有船，盡數奪了；便使會水的官兵，且下船裏進發；岸上人馬，船騎相迎，水陸並進。到阮小二家，一齊納喊，人兵並起，撲將入去，早是一所空房，裏面只有些麗重家火。何濤道：『且去拏幾家附近漁戶。』問時，說道：『他的兩箇兄弟——阮小五，阮小七，——都在湖泊裏住，非船不能去。』何濤與巡檢商議道：『這湖泊裏港汊又多，路逕甚雜，抑且水蕩坡塘，不知深淺；若是四分五落去捉時，又怕中了這賊人奸計；我們把馬匹都教人看守在這村裏，一發都下船裏去。』當時捕盜巡檢并何觀察，一同做公的人等，都下了船。那時捉的船，非止百十隻，也有撐的，亦有搖的，一齊都望阮小五打魚莊上來。

行不到五六里水面，只聽得蘆葦中間，有人唱歌。衆人且住了船聽時，那歌道：

打魚一世蓼兒注，

不種青苗不種麻。

酷吏賊官都殺盡，

忠心報答趙官家。

何觀察并衆人聽了，盡喫一驚；只見遠遠地一箇人，獨棹一隻小船兒唱將來。有認得的指道：『這

簡便是阮小五。何濤把手一招，衆人併力向前，各執器械，挺着迎將去。只見阮小五大笑罵道：「你這等虐害百姓的賊官，直如此大膽！敢來引老爺做甚麼！卻不是來捋虎鬚！」何濤背後有會射弓箭的，搭上箭，洩滿弓，一齊放箭。阮小五見放箭來，擎着樺楸，翻筋斗鑽下水裏去。衆人趕到跟前，擎箇空。

又行不到兩條港汊，只聽得蘆花蕩裏打唿哨，衆人把船擺開，見前面兩箇人，掉着一隻船來。船頭上立着一箇人，頭戴青箬笠，身披綠蓑衣，手裏撚着條筆管鎗，口裏也唱着道：

老爺生長石碣村，

稟性生來要殺人。

先斬何濤巡檢首，

京師獻與趙王君！

何觀察并衆人聽了，又喫一驚。一齊看時，前面那箇人撚着鎗，唱着歌，背後這箇搖着櫓。有認得的說道：「這箇正是阮小七。」何濤喝道：「衆人併力向前，先拿住這箇賊！休教走了！」阮小七聽得笑道：「潑賊！」便把鎗只一點，那船便使轉來，望小港裏串着走。衆人發着喊，趕將去。這阮小七和那搖船的，飛也似搖着櫓，口裏打着唿哨，串着小港汊中，只顧走。

衆官兵趕來趕去，看見那水港窄狹了，何濤道：「且住！把船且泊了，都傍岸邊。」上岸看時，只見茫



茫茫蕩蕩，都是蘆葦，正不見一些旱路。何濤心內疑惑，卻商議不定，便問那當村住的人。說道：「小人們雖是在此居住，也不知道這裏有許多去處。」何濤便教划着兩隻小船，船上各帶三兩箇做公的，去前面探路。去了兩箇時辰有餘，不見回報。何濤道：「這廝們好不了事！」再差五箇做公的，又划兩隻船去探路。這幾箇做公的，划了兩隻船，又去了一箇多時辰，並不見些回報。何濤道：「這幾箇都是久慣做公的，四清六活的人，卻怎地也不曉事，如何不着一隻船轉來回報？不想這些帶來的官兵，人人亦不知顛倒！」天色又看看晚了，何濤思想：「在此不着邊際，怎生奈何！我須用自去走一遭。」揀一隻疾快小船，選了幾箇老郎做公的，各拿了器械，槳起五六把樺楫，何濤坐在船頭上，望這箇蘆葦港裏蕩將去。

那時已是日沒沉西，划得船開，約行了五六里水面，看見側邊岸上一箇人，提有把鋤頭走將來，何濤問道：「兀那漢子，你是甚人？這裏是甚麼去處？」那人應道：「我是這村裏莊家，這裏喚做『斷頭溝』，沒路了。」何濤道：「你會見兩隻船過來麼？」那人道：「不是來捉阮小五的？」何濤道：「你怎地知得是來捉阮小五的？」那人道：「他們只在前面烏林裏廝打。」何濤道：「離這裏還有多少路？」那人道：「只在前面望得見便是。」何濤聽得，便叫攏船，前去接應，便差兩箇做公的，拿了攏叉上岸來。只見那

漢提起鋤頭來，手到，把這兩箇做公的，一鋤頭一箇，翻筋斗都打下水裏去。何濤見了，喫一驚，急跳起身來時，卻待奔上岸，只見那隻船忽地塘將開去，水底下鑽起一箇人來，把何濤兩腿只一扯，撲通地倒撞下水裏去。那幾箇船裏的，卻待要走，被這提鋤頭的趕將上船來，一鋤頭一箇，排頭打下去，腦漿也打出來。這何濤被水底下這人倒拖上岸來，就解下他的胳膊來，網了。看水底下這人，卻是阮小七；岸上提鋤頭的那漢，便是阮小二。

弟兄兩個，看着何濤罵道：『老爺弟兄三箇，從來只愛殺人放火，量你這厮，直得甚麼！你如何大膽，特地引着官兵來捉我們！』何濤道：『好漢！小人奉上命差遣，蓋不由己。小人怎敢大膽，要來捉好漢？』好漢可憐見家中有箇八十歲的老娘，無人養贍，望乞饒恕性命則箇！』阮家弟兄道：『且把他來網做箇粽子，撇在船艙裏。』把那幾箇屍首，都擲去水裏去了。箇箇胡哨一聲，蘆葦叢中鑽出四五個打魚的人來，都上了船。阮小二，阮小七，各駕了一隻船出來。

且說這捕盜巡檢，領着官兵，都在那船裏說道：『何觀察他道做公的，不了事，自去探路，也去了許多時，不見回來。』那時正是初更左右，星光滿天。衆人都在船上歇涼。忽然只見起一陣怪風，但見：

飛沙走石，捲水搖天。黑漫漫堆起烏雲，昏鄧鄧催來急雨。傾翻荷葉，滿波心翠蓋交加；擺動蘆花，遶湖面白旗繚亂。吹折崑崙山頂樹，喚醒東海老龍君。

那一陣怪風從背後吹將來，吹得衆人掩面大驚，只叫得苦，把那纜船索都刮斷了。正沒擺布處，只聽得後面胡哨響；迎着風看時，只見蘆花側畔，射出一派火光來。衆人道：『今番卻休了！』那大船小船，約有四五十隻，正被這大風刮得你撞我磕，捉摸不住，那火光卻早來到面前。原來都是一叢小船，兩隻家幫住，上面滿滿堆着蘆葦柴草，刮刮雜雜燒着，乘着順風直衝將來。那四五十隻官船，屯塞做一塊，港汊又狹，又沒迴避處。那頭等大船也有十數隻，卻被他火船推來，鑽在大船隊裏一燒。水底下原來又有人扶助着船燒將來，燒得大船上官兵都跳上岸來逃命奔走，不想四邊盡是蘆葦野港，又沒旱路；只見岸上蘆葦又刮刮雜雜，也燒將起來。那捕盜官兵，兩頭沒處走。風又緊，火又猛，衆官兵只得鑽去，都奔爛泥裏立地。

火光叢中，只見一隻小快船，船尾上一箇搖着船，船頭上坐着一箇先生，手裏明晃晃地拿着一口寶劍，口裏喝道：『休教走了一箇！』衆兵都在爛泥裏慌做一堆。說猶未了，只見蘆葦東岸，兩箇人引着

四五箇打魚的，都手裏明晃晃拿着刀鎗走來；這邊蘆葦西岸，又是兩箇人，也引着四五箇打魚的，手裏也明晃晃拿着飛魚鉤走來。東西兩岸，四箇好漢并這夥人，一齊動手，排頭兒擗將來。無移時，把許多官兵都擗死在爛泥裏。

東岸兩箇是晁蓋，阮小五；西岸兩箇是阮小二，阮小七；船上那箇先生，便是祭風的公孫勝。五位好漢，引着十數箇打魚的莊家，把這夥官兵，都擗死在蘆葦蕩裏。單單只剩得一箇何觀察，細做粽子也似，丟在船艙裏。阮小二提將上岸來，指着罵道：「你這廝，是濟州一箇詐害百姓的蠢蟲！我本待把你碎屍萬段，卻要你回去對那濟州府管事的賊驢說：俺這石碣村「阮氏三雄」，東溪村「天王晁蓋」，都不是好撩撥的！我也不來你城裏借糧，他也休要來我這村中討死，倘或正眼兒覷着，休道你是一箇小小州尹，也莫說蔡太師差幹人來要拿我們，便是蔡京親自來時，我也擗他三二十箇透明的窟籠。俺們放你回去，休得再來傳與你的那箇鳥官人，教他休要討死這裏沒大路，我着兄弟送你出路口去。」當時阮小七把一隻小快船載了何濤，直送他到大路口，喝道：「這裏一直去，便有尋路處。別的衆人都殺了，難道只恁地好好放了你去，也喫你那州尹賊驢笑！且請下你兩箇耳朵來做表證！」阮小七身邊拔起尖

刀，把何觀察兩箇耳朵割下來，鮮血淋漓；插了刀，解了胳膊，放上岸去。詩曰：

官兵盡付斷頭溝，

要放何濤不便休。

留着耳朵聽說話，

旋將驢耳代驢頭。

何濤得了性命，自尋路回濟州去了。

且說晁蓋、公孫勝和阮家三弟兄，并十數箇打魚的，一發都駕了五七隻小船，雖了石碣村湖泊，逕投李家道口來。到得那裏，相尋着吳用、劉唐船隻，合做一處。吳用問起拒敵官兵一事，晁蓋備細說了。吳用衆人大喜。整頓船隻齊了，一同來到「旱地忽律」朱貴酒店裏來相投。朱貴見了許多人來說投托入夥，慌忙迎接。吳用將來歷實說與朱貴聽了，大喜，逐一都相見了，請入廳上坐定，忙叫酒保安排分例酒來，管待衆人。隨即取出一張皮靶弓來，搭上一枝響箭，望着那對港蘆葦中射去。響箭到處，早見有小嘍囉搖出一隻船來。朱貴急寫了一封書呈，備細寫衆豪傑入夥姓名人數，先付與小嘍囉齎了，教去寨裏報知；一面又殺羊管待衆好漢。

過了一夜，次日早起，朱貴喚一隻大船，請衆多好漢下船，就同帶了晁蓋等來的船隻，一齊望山寨

裏來。行了多時，早來到一處水口，只聽的岸上鼓響鑼鳴。晁蓋看時，只見七八箇小樓囉，划出四隻哨船來，見了朱貴，都聲了喏，自依舊先去了。

再說一行人來到金沙灘上岸，便留老小船隻并打魚的人在此等候。又見數十箇小樓囉，下山來接引到關上。王倫領着一班頭領，出關迎接。晁蓋等慌忙施禮，王倫答禮道：『小可王倫，久聞「晁天王」大名，如雷灌耳。今日且喜光臨草寨。』晁蓋道：『晁某是箇不讀書史的人，甚是羞鹵，今日事在藏拙，甘心與頭領帳下做一小卒，不棄幸甚。』王倫道：『休如此說，且請到小寨，再有計議。』一行從人都跟着兩箇頭領上山來。到得大寨聚義廳上，王倫再三謙讓。晁蓋一行人上塔。晁蓋等七人，在右邊一字兒立下；王倫與衆頭領，在左邊一字兒立下。一箇箇都講禮罷，分賓主對席坐下。王倫喚塔下衆小頭目聲喏已畢，一壁廂動起山寨中鼓樂。先叫小頭目去山下管待來的從人，關下另有客館安歇。詩曰：

人夥分明是一羣，

相留意氣便須親。

如何待彼爲賓客，

只恐身難作主人。

且說山寨裏宰了兩頭黃牛，十箇羊，五箇豬，大吹大擂筵席。衆頭領飲酒中間，晁蓋把胸中之事，從

頭至尾，都告訴王倫等衆位。王倫聽罷，駭然了半晌，心內躊躇，做聲不得，自己沉吟，虛應答筵宴。至晚席散，衆頭領送晁蓋等衆人關下客館內安歇，自有來的人伏侍。晁蓋心中歡喜，對吳用等六人說道：「我們造下這等迷天大罪，那裏去安身？不是這王頭領如此錯愛，我等皆已失所，此恩不可忘報！」吳用只是冷笑。晁蓋道：「先生何故只是冷笑？有事可以通知。」吳用道：「兄長性直，你道王倫肯收留我們？兄長不看他的心，只觀他的顏色動靜規模。」晁蓋道：「觀他顏色怎地？」吳用道：「兄長不見他早間席上與兄長說話，倒有交情；次後因兄長說出殺了許多官兵捕盜巡檢，放了何濤，「阮氏三雄」如此豪傑，他便有些顏色變了。雖是口中應答，動靜規模，心裏好生不然。若是他有心收留我們，只就早上便議定了坐位。」杜遷、宋萬——這兩箇，自是籠鹵的人，待客之事，如何省得？只有林沖那人，原是京師禁軍教頭，大郡的人，諸事曉得；今不得已，坐了第四位。早間見林沖看王倫答應兄長模樣，他自便有些不平之氣，頻頻把眼睨這王倫，心內自己躊躇。我看這人，倒有顧盼之心，只是不得已。小生略放片言，教他本寨自相火併。」晁蓋道：「全仗先生妙策良謀，可以容身。」

當夜七人安歇了。次早天明，只見人報道：「林教頭相訪。」吳用便對晁蓋道：「這人來相探，中俺

計了。」七箇人慌忙起來迎接，邀請林冲入到客館裏面。吳用向前稱謝道：「夜來重蒙恩賜，拜擾不當。」林冲道：「小可有失恭敬。雖有奉承之心，奈緣不在其位，望乞恕罪。」吳學究道：「我等雖是不才，非爲草木，豈不見頭領錯愛之心，顧盼之意，感恩不淺。」晁蓋再三謙讓林冲上坐，林冲那裏肯，推晁蓋上首坐了，林冲便在下首坐定。吳用等六人一帶坐下。晁蓋道：「久聞教頭大名，不想今日得會。」林冲道：「小人舊在東京時，與朋友有禮節，不會有誤。雖然今日能勾得見尊顏，不得遂平生之願，特地逕來陪語。」晁蓋稱謝道：「深感厚意。」

吳用便動問道：「小生有日久聞頭領在東京時，十分豪傑，不知緣何與高俅不睦，致被陷害。後聞在滄州，亦被火燒了大軍草料場，又是他的計策，向後不知誰薦頭領上山？」林冲道：「若說高俅這賊陷害一節，但提起，毛髮直立，又不能報得此讎，來此容身，皆是柴大官人舉薦到此。」吳用道：「柴大官人，莫非是江湖上人稱爲「小旋風」柴進的麼？」林冲道：「正是此人。」晁蓋道：「小可多聞人說柴大官人仗義疎財，接納四方豪傑，說是大周皇帝嫡派子孫，如何能勾會他一面也好。」

吳用又對林冲道：「據這柴大官人，名聞寰海，聲播天下的人，教頭若非武藝超羣，他如何肯薦上



山？非是吳用過稱，理合王倫讓這第一位頭領坐。此天下之公論，也不負了柴大官人之書信。」林冲道：「承先生高談，只因小可犯下大罪，投奔柴大官人，非他不留林冲，誠恐負累他不便，自願上山。不想今日去住無門，非在位次低微，且王倫只心術不定，語言不准，難以相聚。」吳用道：「王頭領待人接物，一團和氣，如何心地倒恁窄狹？」林冲道：「今日山寨，天幸得衆多豪傑到此，相扶相助，似錦上添花，如旱苗得雨，此人只懷妬賢嫉能之心，但恐衆豪傑勢力相壓。夜來因見兄長所說衆位殺死官兵一節，他便有些不然，就懷不肯相留的模樣，以此請衆豪傑來關下安歇。」吳用便道：「既然王頭領有這般之心，我等休要待他發付，自投別處去便了。」林冲道：「衆豪傑休生見外之心，林冲自有分曉。小可只恐衆豪傑生退去之意，特來早早說知。今日看他如何相待，若這廝語言有理，不似昨日，萬事罷論；倘若這廝今朝有半句話參差時，盡在林冲身上。」晁蓋道：「頭領如此錯愛，俺兄弟皆感厚恩。」吳用便道：「頭領爲我弟兄面上，倒教頭領與舊弟兄分顏。若是可容即容，不可容時，小生等登時告退。」林冲道：「先生差矣！古人有言：『惺惺惜惺惺，好漢惜好漢。』量這一箇潑男女，腌臢畜生，終作何用。衆豪傑且請寬心。」林冲起身別了衆人，說道：「少間相會。」衆人相送出來，林冲自上山去了。正是：

如何此處不留人， 休言自有留人處。

應留人者怕人留， 身苦難留留客住。

當日沒多時，只見小嘍囉到來相請，說道：『今日山寨裏頭領，相請衆好漢，去山南水寨亭上筵會。』晁蓋道：『上覆頭領，少間便到。』小嘍囉去了，晁蓋問吳用道：『先生，此一會如何？』吳學究笑道：『兄長放心。此一會倒有分做山寨之主；今日林教頭必然有火併王倫之意；他若有些心懶，小生憑着三寸不爛之舌，不由他不火併。兄長身邊各藏了暗器，只看小生把手來撚鬚爲號，兄長便可協力。』晁蓋等衆人暗喜。

辰牌已後，三四次人來催請。晁蓋和衆頭領身邊各帶了器械，暗藏在身上；結束得端正，卻來赴席。只見宋萬親自騎馬，又來相請，小嘍囉擡過七乘山轎，七箇人都上轎子，一逕投南山水寨裏來。到得山南看時，端的景物非常，直到寨後水亭子前下了轎，王倫、杜遷、林冲、朱貴，都出來相接，邀請到那水亭子上，分賓主坐定。看那水亭一遭景致時，但見：

四面水簾高捲，週迴花壓朱闌。滿目香風，萬朵芙蓉鋪綠水；迎眸翠色，千枝荷葉遶芳塘。華簷外

陰陰柳影，鎖牕前細細松聲。江山秀氣滿亭臺，豪傑一羣來聚會。

當下王倫與四箇頭領——杜遷，宋萬，林冲，朱貴——坐在左邊主位上；晁蓋與六箇好漢——吳用，公孫勝，劉唐，三阮——坐在右邊客席。階下小嘍囉輪番把盞，酒至數巡，食供兩次，晁蓋和王倫盤話，但提起聚義一事，王倫便把閒話支吾開去。吳用把眼來看林冲時，只見林冲側坐交椅上，把眼睜王倫身上。

看看飲酒至午後，王倫回頭叫小嘍囉取來三四箇人去不多時，只見一人捧箇大盤子，裏放着五錠大銀。王倫便起身把盞對晁蓋說道：『感蒙衆豪傑到此聚義，只恨敵山小寨是一洼之水，如何安得許多真龍？聊備些小薄禮，萬望笑留，煩投大寨歇馬，小可使人親到麾下納降。』晁蓋道：『小子久聞大山招賢納士，一逕地特來投托入夥，若是不能相容，我等衆人自行告退。重蒙所賜白金，決不敢領。非敢自誇豐富，小可聊有些盤纏使用。速請納回厚禮，只此告別。』王倫道：『何故推卻？非是敵山不納衆位豪傑，奈緣只爲糧少房稀，恐日後誤了足下衆位面皮不好，因此不敢相留……』說言未了，只見林冲雙眉剔起，兩眼圓睜，坐在交椅上大喝道：『你前番我上山來時，也推道糧少房稀，今日晁兄與衆豪傑

到此山寨，你又發出這等言語來，是何道理！」吳用便說道：「頭領息怒。自是我等來的不是，倒壞了你山寨情分。今日王頭領以禮發付我們下山，送與盤纏，又不曾熱趕將去，請頭領息怒，我等自去罷休。」林沖道：「這是笑裏藏刀，言清行濁的人！我其實今日放他不過！」王倫喝道：「你看這畜生！又不醉了，倒把言語來傷觸我，卻不是反失上下！」林沖大怒道：「量你是箇落第窮儒，胸中又沒文學，怎做得山寨之主！」吳用便道：「晁兄，只因我等上山相投，反壞了頭領面皮。只今辦了船隻，便當告退。」

晁蓋等七人便起身，要下亭子。王倫留道：「且請席終了去。」林沖把桌子只一脚，踢在一邊；搶起身來，衣襟底下掣出一把明晃晃刀來，搭的火雜雜。吳用便把手將鬍鬚一摸，晁蓋、劉唐，便上亭子來，虛攔住。王倫叫道：「不要火併！」吳用一手扯住林沖，便道：「頭領不可造次！」公孫勝假意勸道：「休爲我等壞了大義。」阮小二便去幫住杜遷，阮小五便幫住宋萬，阮小七幫住朱貴，嚇得小嘍囉們目瞪口呆。林沖拿住王倫罵道：「你是一箇村野窮儒，虧了杜遷得到這裏。柴大官人這等資助你，調給盤纏，與你相交，舉薦我來，尚且許多推卻，今日衆豪傑特來相聚，又要發付他下山去。這梁山泊便是你的！你這嫉賢妬能的賊，不殺了，要你何用！你也無大量大才，也做不得山寨之主！」杜遷、宋萬、朱貴，本待要向前來

勸，被這幾箇緊緊幫着，那裏敢動？王倫那時也要尋路走，卻被晁蓋、劉唐兩箇攔住。王倫見頭勢不好，口裏叫道：『我的心腹都在那裏？』雖有幾箇身邊知心腹的人，本待要來救，見了林沖這般兇猛頭勢，誰敢向前？林沖即時拿住王倫，又罵了一頓，去心窩裏只一刀，脰察地搨倒在亭上。可憐王倫做了多年寨主，今日死在林沖之手，正應古人言：『量大福也大，機深禍亦深。』有詩爲證：

獨據梁山志可羞，

嫉賢傲士少寬柔。

祇將寨主爲身有，

卻把羣英作寇讎。

酒席歡時生殺氣，

杯盤響處落人頭。

胸懷褊狹真堪恨，

不肯留賢命不留。

晁蓋見殺了王倫，各掣刀在手。林沖早把王倫首級割下來，提在手裏，嚇得那杜遷、宋萬、朱貴，都跪下說道：『願隨哥哥執鞭墜轡！』晁蓋等慌忙扶起三人來。吳用就血泊裏拽過頭把交椅來，便納林沖坐地，叫道：『如有不伏者，將王倫爲例！今日扶林教頭爲山寨之主。』林沖大叫道：『先生差矣！我今日只爲衆豪傑義氣爲重上頭，火併了這不仁之賊，實無心要謀此位。今日吳兄卻讓此第一位與林沖坐，

豈不惹天下英雄恥笑？若欲相逼，寧死而已！弟有片言，不知衆位肯依我麼？」衆人道：「頭領所言，誰敢不依？願聞其言。」林冲言無數句，話不一席，有分教，斷金亭上，招多少斷金之人；聚義廳前，開幾番聚義之會。正是替天行道，人將至，仗義疎財，漢便來。畢竟林冲對吳用說出甚言語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十回

梁山泊義士尊晁蓋

鄆城縣月夜走劉唐

話說林冲殺了王倫，手拿尖刀，指着衆人說道：「據林冲雖係禁軍，遭配到此，今日爲衆豪傑至此相聚，爭奈王倫心胸狹隘，嫉賢妒能，推故不納，因此火併了這廝，非林冲要圖此位。據着我胸襟膽氣，焉敢拒敵官軍，剪除君側元凶首惡？今有晁兄仗義疎財，智勇足備，方今天下人聞其名，無有不伏。我今日以義氣爲重，立他爲山寨之主，好麼？」衆人道：「頭領言之極當。」晁蓋道：「不可。自古『強兵不壓主』。晁蓋強殺，只是個遠來新到的人，安敢便來占上？」林冲把手向前，將晁蓋推在交椅上，叫道：「今日事已到頭，請勿推卻。若有不從者，將王倫爲例。」再三再四，扶晁蓋坐了。林冲喝道：衆人就於亭前參拜了。

一面使小喽囉去大寨裏擺下筵席，一面叫人擡過了王倫屍首，一面又着人去山前山後，喚衆多小頭目，都來大寨裏聚義。

林冲等一行人，請晁蓋上了轎馬，都投大寨裏來。到得聚義廳前，下了馬，都上廳來。衆人扶「晁天王」去正中第一位交椅上坐定，中間焚起一爐香來。林冲向前道：「小可林冲，只是個窟鹵匹夫，不過只會些鎗棒而已，無學無才，無智無術。今日山寨，天幸得衆豪傑相聚，大義旣明，非比往日苟且「學究」先生在此，便請做軍師，執掌兵權，調用將校，須坐第二位。」吳用答道：「吳某村中學究，胸次又無經綸濟世之才，雖只讀些孫吳兵法，未會有半粒微功，怎敢占上？」林冲道：「事已到頭，不必謙讓。」吳用只得坐了第二位。林冲道：「公孫先生請坐第三位。」晁蓋道：「卻使不得。若是這等推讓之時，晁蓋必須退位。」林冲道：「晁兄差矣。公孫先生名聞江湖，善能用兵，有鬼神不測之機，呼風喚雨之法，誰能及得？」公孫勝道：「雖有些小之法，亦無濟世之才，如可便敢占上，還是頭領請坐。」林冲道：「只今番克敵制勝，便見得先生妙法。正是鼎分三足，缺一不可，先生不必推卻。」公孫勝只得坐了第三位。林冲再要讓時，晁蓋、吳用、公孫勝都不肯。三人俱道：「適蒙頭領所說，鼎分三足，以此不敢違命。我三人占上，頭

領再要讓人時，晁蓋等只得告退。」三人扶住林冲，只得坐了第四位。晁蓋道：「今番須請宋杜二頭領來坐。」那杜遷，宋萬見殺了王倫，尋思道：「自身本事低微，如何近的他們，不若做個人情。」苦苦地請劉唐坐了第五位，阮小二坐了第六位，阮小五坐了第七位，阮小七坐了第八位，杜遷坐了第九位，宋萬坐了第十位，朱貴坐了第十一位。

梁山泊自此是十一位好漢坐定。山前山後，共有七八百人，都來廳前參拜了，分立在兩下。晁蓋道：「你等衆人在此，今日林教頭扶我做山寨之主，吳學究做軍師，公孫先生同掌兵權，林教頭等共管山寨。汝等衆人，各依舊職，管領山前山後事務，守備寨柵灘頭，休教有失。各人務要竭力同心，共聚大義。」再教收拾兩邊房屋，安頓了兩家老小，便教取出打劫得的『生辰綱』——金珠寶貝——并自家莊上過活的金銀財帛，就當廳賞賜衆小頭目并衆多小嘍囉。當下椎牛宰馬，祭祀天地神明，慶賀重新聚義。衆頭領飲酒至半夜方散。次日，又辦筵宴慶會，一連喫了數日筵席。晁蓋與吳用等衆頭領計議：整點倉廩，修理寨柵，打造軍器——鎗，刀，弓，箭，衣甲，頭盔——準備迎敵官軍；安排大小船隻，教演人兵水手上船殿殺，好做隄備，不在話下。自此梁山泊十一位頭領聚義，真乃是交情渾似股肱，義氣如同骨肉。有



詩爲證：

古人交誼斷黃金，

心若同時誼亦深。

水滸請看忠義士，

死生能守歲寒心。

因此林冲見晁蓋作事寬洪，疎財仗義，安頓各家老小在山，驀然思念妻子在京師，存亡未保，遂將心腹備細訴與晁蓋道：『小人自從上山之後，欲要搬取妻子上山來，因見王倫心術不定，難以過活，一向蹉跎過了。流落東京，不知死活。』晁蓋道：『賢弟既有寶眷在京，如何不去取來完聚？你快寫書，便教人下山去，星夜取上山來，多少是好。』林冲當下寫了一封書，叫兩個自身邊心腹小嘍囉下山去了。不過兩個月，小嘍囉還寨說道：『直至東京城內殿帥府前，尋到張教頭家，聞說娘子被高太尉威逼親事，自縊身死，已故半載。張教頭亦爲憂疑，半月之前，染患身故。止剩得女使錦兒，已招贅丈夫在家過活。訪問鄰里，亦是如此說。打聽得真實，回來報與頭領。』林冲見說，潸然淚下，自此杜絕了心中掛念。晁蓋等見說了，悵然嗟嘆。山寨中自此無話，每日只是操練人兵，準備抵敵官軍。

忽一日，衆頭領正在聚義廳上商議事務，只見小嘍囉報上山來說道：『濟州府差撥軍官，帶領約

有一千人馬，乘駕大小船四五百隻，見在石碣村湖蕩裏屯住，特來報知。」晁蓋大驚，便請軍師吳用商議道：「官軍將至，如何迎敵？」吳用笑道：「不須兄長掛心，吳某自有措置。自古道：『水來土掩，兵到將迎。』」隨即喚阮氏三雄，附耳低言道：「如此如此……」又喚林冲，劉唐受計道：「你兩個便這般這般……」再叫杜遷，宋萬，也分付了。正是：

西迎項羽三千陣， 今日先施第一功。

且說濟州府尹點差團練使黃安并本府捕盜官一員，帶領一千餘人，拘集本處船隻，就石碣村湖蕩調撥，分開船隻作兩路來取泊子。

且說團練使黃安，帶領人馬上船，搖旗納喊，殺奔金沙灘來。看看漸近灘頭，只聽得水面上嗚嗚咽咽吹將起來。黃安道：「這不是畫角之聲？」且把船來分作兩路，去那蘆花蕩中灣住。」看時，只見水面上遠遠地三隻船來。看那船時，每隻船上只有五個人，四個人搖着雙櫓，船頭上立着一個人，頭帶絳紅巾，都一樣，身穿紅羅繡襖，手裏各拿着留客住，三隻船上人，都一般打扮。於內有人認得的，便對黃安說道：「這三隻船上三個人，一個是阮小二，一個是阮小五，一個是阮小七。」黃安道：「你衆人與我一齊併

力向前，拿這三個人！兩邊有四五十隻船，一齊發着喊，殺奔前去。那三隻船唿哨了一聲，一齊便回。黃團練把手內鎗撚搭動，向前來叫道：『只顧殺這賊，我自有重賞。』那三隻船前面走，背後官軍船上，把箭射將去。那三阮去船艙裏，各拿起一片青狐皮來遮那箭矢。後面船隻只顧趕。

趕不過二三里水港，黃安背後一隻小船，飛也似划來報道：『且不要趕！我們那一條殺入去的船隻，都被他殺下水裏去，把船都奪去了。』黃安問道：『怎的着了那廝的手！』小船上人答道：『我們正行船時，只見遠遠地兩隻船來，每船上各有五個人。我們併力殺去趕他，趕不過三四里水面，四下裏小港鑽出七八隻小船來。船上弩箭似飛蝗一般射將來，我們急把船回時，來到窄狹港口，只見岸上約有二三十人，兩頭牽一條大篾索，橫截在水面上。卻待向前看索時，又被他岸上灰瓶、石子，如雨點一般打將來。衆官軍只得棄了船隻，下水逃命。我衆人逃得出來，到旱路邊看時，那岸上人馬皆不見了，馬也被他牽去了；看馬的軍人，都殺死在水裏。我們蘆花蕩邊，尋得這隻小船兒，逕來報與團練。』

黃安聽得說了，叫苦不迭，便把白旗招動，教衆船不要去趕，且一發回來。那衆船纔撥得轉頭，未曾行動，只見背後那三隻船，又引着十數隻船，都只是這三五個人，把紅旗搖着，口裏吹着胡哨，飛也似趕

來。黃安卻待把船擺開迎敵時，只聽得蘆葦叢中砲響。黃安看時，四下裏都是紅旗擺滿，慌了手脚。後面趕來的船上叫道：『黃安留下了首級回去！』黃安把船儘力搖過蘆葦岸邊，卻被兩邊小港裏鑽出四五十隻小船來，船上弩箭如雨點射將來。黃安就箭林裏奪路時，只剩得三四隻小船了。黃安便跳過快船內，回頭看時，只見後面的人，一個個都撲通的跳下水裏去了。有和船被拖去的，大半都被殺死。黃安駕着小快船，正走之間，只見蘆花蕩邊一隻船上，立着劉唐，一撓鉤搭住黃安的船，托地跳將過來，只一把攔腰捉住，喝道：『不要掙扎！』別的軍人能識水者，水裏被箭射死；不敢下水的，就船裏都活捉了。黃安被劉唐扯到岸邊，上了岸，遠遠地晁蓋、公孫勝、山邊騎着馬，挺着刀，引五六十人，三二十四匹馬，齊來接應。一行人生擒活捉得一二百人，奪的船隻，盡數都收在山南水寨裏。黃安頓了大小頭領，一齊都到山寨。晁蓋下了馬，來到聚義廳上坐定。衆頭領各去了戎裝軍器，團團坐下，捉那黃安綁在將軍柱上；取過金銀緞疋，賞了小嘍囉。點檢共奪得六百餘匹好馬，這是林冲的功勞；東港是杜遷，宋萬的功勞；西港是阮氏三雄的功勞；捉得黃安，是劉唐的功勞。

衆頭領大喜，殺牛宰馬，山寨裏筵會。自醞的好酒，水泊裏出的新鮮蓮藕并鮮魚；山南樹上，自有時

新的桃，杏，梅，李，枇杷，山棗，柿，栗之類；自養的雞，豬，鵝，鴨等品物；不必細說。衆頭領只顧慶賞。新到山寨，得獲全勝，非同小可。有詩爲證：

堪笑王倫妄自矜，

庸才大任豈能勝！

一從火併歸新主，

會見梁山事業新。

正飲酒間，只見小叻囉報道：『山下朱頭領使人到寨。』晁蓋喚來問有甚事？小叻囉道：『朱頭領探聽得一起客商，有數十人結聯一處，今晚必從旱路經過，特來報知。』晁蓋道：『正沒金帛使用，誰領人去走一遭？』三阮道：『我弟兄們去。』晁蓋道：『好兄弟，小心在意，速去早來。』三阮便下廳去，換了衣裳，跨了腰刀，拿了朴刀，權叉，留客住，點起一百餘人上廳來，別了頭領，便下山，就金沙灘把船載過朱貴酒店裏去了。晁蓋恐三阮擔負不下，又使劉唐點起一百餘人，教領了下山去接應，又分付道：『只可善取金帛財物，切不可傷害客商性命。』劉唐去了。晁蓋到三更，不見回報，又使杜遷，宋萬，引五十餘人下山接應。晁蓋與吳用，公孫勝，林沖飲酒至天明，只見小叻囉報喜道：『虧得朱頭領，得了二十餘輛車子金銀財物，并四五十匹驢騾頭口。』晁蓋又問道：『不會殺人麼？』小叻囉答道：『那許多客人，見我』

們來得頭勢猛了，都撇下車子，頭口行李，逃命去了，並不會傷害他一個。」晁蓋見說大喜：「我等初到山寨，不可傷害於人。」取一錠白銀，賞了小嘍囉，便叫將了酒果下山來，直接到金沙灘上。見衆頭領盡把車輛扛上岸來，再叫撐船去載頭口馬匹，衆頭領大喜。把盞已畢，教人去請朱貴上山來筵宴。晁蓋等衆頭領都上到山寨聚義廳上，簾篔掌棹棹圈坐定。叫小嘍囉扛擡過許多財物在廳上，一包包打開，將綵帛衣服堆在一邊，行貨等物堆在一邊，金銀寶貝堆在正面。衆頭領看了打劫得許多財物，心中歡喜，便叫掌庫的小頭目，每樣取一半，收貯在庫，聽候支用。這一半分做兩分：廳上十一位頭領，均分一分；山上山下衆人，均分一分。把這新拿到的軍健臉上，刺了字號，選壯浪的分撥去各寨喂馬砍柴，軟弱的，各處看車切草。黃安鎖在後寨監房內。晁蓋道：「我等今日初到山寨，當初只指望逃災避難，投托王倫帳下，爲一小頭目，多感林教頭賢弟推讓我爲尊，不想連得了兩場喜事：第一贏得官軍，收得許多人馬船隻，捉了黃安；二乃又得了若干財物金銀。此不是皆托衆弟兄的才能？」衆頭領道：「皆托得大哥哥哥的福蔭，以此得采。」

晁蓋再與吳用道：「俺們弟兄七人的性命，皆出於宋押司，朱都頭兩個。古人道：「知恩不報，非爲

人也！今日富貴安樂，從何而來？早晚將些金銀，可使人親到鄆城縣走一遭，此是第一件要緊的事務。再有白勝陷在濟州大牢裏，我們必須要去救他出來。」吳用道：「兄長不必憂心，小生自有剖劃。宋押司是個仁義之人，緊地不望我們酬謝。然雖如此，禮不可缺，早晚待山寨籠安，必用一個兄弟自去。白勝的事，可教驀生人去那裏使錢，買上囑下，鬆寬他，便好脫身。我等且商量屯糧，造船，製辦軍器，安排寨柵，城垣，添造房屋，整頓衣袍，鎧甲，打造鎗刀，弓箭，防備迎敵官軍。」晁蓋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全仗軍師妙策指教。」吳用當下調撥衆頭領，分派去辦，不在話下。

且不說梁山泊自從晁蓋上山，好生興旺。卻說濟州府太守見黃安手下逃回的軍人，備說梁山泊殺死官軍，生擒黃安一事；又說梁山泊好漢，十分英雄了得，無人近傍得他，難以收捕；抑且水路難認，港汊多雜，以此不能取勝。府尹聽了，只叫得苦，向太師府幹辦說道：「何濤先折了許多人馬，獨自一個逃得性命回來，已被割了兩個耳朵，自回家將息，至今不能痊；去的五百人，無一個回來；因此又差團練使黃安并本府捕盜官，帶領軍兵前去追捉，亦皆失陷。黃安已被活捉上山，殺死官軍，不知其數，又不能取勝，怎生是好！」太守肚裏正懷着鬼胎，沒個道理處，只見承局來報說：「東門接官亭上，有新官到來，飛

報到此。』太守慌忙上馬，來到東門外接官亭上，望見塵土起處，新官已到亭子前下馬。府尹接上亭子，相見已了，那新官取出中書省更替文書來，度與府尹。太守看罷，隨卽和新官到州衙裏，交割牌印，一應府庫錢糧等項。當下安排筵席，管待新官，舊太守備說梁山泊賊盜浩大，殺死官軍一節，說罷，新官面如土色，心中思忖道：『蔡太師將這件勾當擡舉我，卻是此等地面，這般府分……又沒強兵猛將，如何收捕得這夥強人？倘或這廝們來城裏借糧時，卻怎生奈何……』舊官太守次日收拾了衣裝行李，自回東京聽罪，不在話下。且說新官宗府尹到任之後，請將一員新調來鎮守濟州的軍官來，當下商議招軍買馬，集草屯糧，招募悍勇民夫，智謀賢士，准備收捕梁山泊好漢；一面申呈中書省，轉行牌仰附近州郡，併力剿捕；一面自行下文書所屬州縣，知會收勦，及仰屬縣，着令守禦本境。這個都不在話下。

且說本州孔目，差人齎一紙公文，行下所屬鄆城縣，教守禦本境，防備梁山泊賊人。鄆城縣知縣看了公文，教宋江疊成文案，行下各鄉村，一體守備。宋江見了公文，心內尋思道：『晁蓋等衆人，不想做下這般大事，犯了大罪，劫了「生辰綱」，殺了做公的，傷了何觀察，又損害了許多官軍人馬，又把黃安活捉上山。如此之罪，是滅九族的勾當。雖是被人逼迫，事非得已，於法度上卻饒不得。倘有疎失，如之奈



何？」自家一個心中納悶。分付貼書後司張文遠將此文書立成文案，行下各鄉各保。張文遠自理會文卷，宋江卻信步走出縣來。

走不過三二十步，只聽得背後有人叫聲押司。宋江轉回頭來看時，卻是做媒的王婆，引着一個婆子，卻與他說道：「你有緣，做好事的押司來也！」宋江轉身來問道：「有甚麼話說？」王婆攔住，指着閻婆對宋江說道：「押司不知，這一家兒，從東京來，不是這裏人家，嫡親三口兒。夫主閻公，有個女兒婆惜。他那閻公，平昔是個好唱的人，自小教得他那女兒婆惜，也會唱諸般耍令；年方一十八歲，頗有些顏色。三口兒因來山東投奔一個官人不着，流落在此鄆城縣。不想這裏的人，不喜風流宴樂，因此不能過活。在這縣後一個僻淨巷內權住。昨日他的家公因害時疫死了，這閻婆無錢津送，沒做道理處，央及老身做媒。我道：「這般時節，那裏有這等恰好？」又沒借換處，正在這裏走頭沒路的，只見押司打從這裏過，以此老身與這閻婆趕來，望押司可憐見他則個，作成一具棺材。」宋江道：「原來恁地。你兩個跟我來，去巷口酒店裏，借筆硯寫個帖子，與你去縣東陳三郎家，取具棺材。」宋江又問道：「你有結果使用麼？」閻婆答道：「實不瞞押司說，棺材尚無，那討使用？」宋江道：「我再與你銀子十兩，做使用錢。」閻

婆道：『便是重生的父母，再長的爺娘，做驢做馬，報答押司。』宋江道：『休要如此說。』隨即取出一錠銀子，遞與閻婆，自回下處去了。且說這婆子將了帖子，逕來縣東街陳三郎家，取了一具棺材，回家發送了當，兀自餘賸下五六兩銀子，娘兒兩個，把來盤纏，不在話下。

忽一朝，那閻婆因來謝宋江，見他下處，沒有一個婦人家面，回來問問壁王婆道：『宋押司下處，不見一個婦人面，他會有娘子也無？』王婆道：『只聞宋押司家裏在宋家村住，卻不曾見說他有娘子。在這縣裏做押司，只是客居。常常見他散施棺材藥餌，極肯濟人貧苦，恐怕是未有娘子。』閻婆道：『我這女兒長得好模樣，又會唱曲兒，省得諸般耍笑；從小兒在東京時，只去行院人家串，那一個行院不愛他！有幾個上行首，要問我過房幾次，我不肯。只因我兩口兒，無人養老，因此不過房與他。不想今來倒苦了他。我前日去謝宋押司，見他下處沒娘子，因此央你與我對宋押司說，他若要討人時，我情願把婆惜與他。我前日得你作成，虧了宋押司救濟，無可報答他，與他做個親眷來往。』

王婆聽了這話，次日來見宋江，備細說了這件事。宋江初時不肯，怎當這婆子撮合山的嘴攬掇，宋江依允了，就在縣西巷內，討了一所樓房，置辦些家火什物，安頓了閻婆惜娘兒兩個，在那裏居住。沒半

月之間，打扮得閨婆惜滿頭珠翠，遍體綾羅。正是：

花容嫵娜，玉質娉婷。髻橫一片烏雲，眉掃半彎新月。金蓮窄窄，湘裙微露不勝情；玉筍纖纖，翠袖半籠無限意。星眼渾如點漆，酥胸真似截肪。金屋美人離御苑，蕊珠仙子下塵寰。

宋江又過幾日，連那婆子，也有若干頭面衣服，端的養的婆惜豐衣足食。

初時宋江夜夜與婆惜一處歇臥，向後漸漸來得慢了。卻是爲何？原來宋江是個好漢，只愛學使鎗棒，於女色上不十分要緊。這閨婆惜水也似後生，况兼十八九歲，正在妙齡之際，因此宋江不中那婆娘意。一日，宋江不合帶後司貼書張文遠來閨婆惜家喫酒。這張文遠，卻是宋江的同房押司，那廝喚做「小張三」，生得眉清目秀，齒白唇紅；平昔只愛去三瓦兩舍，飄蓬浮蕩，學得一身風流俊俏；更兼品竹調絲，無有不會。這婆惜是個酒色娼妓，一見張三，心裏便喜，倒有意看上他。那張三見這婆惜有意以目送情，等宋江起身淨手，倒把言語來嘲惹張三，常言道：「風不來，樹不動，船不搖，水不渾。」那張三亦是個酒色之徒，這事如何不曉得。因見這婆娘眉來眼去，十分有情，便記在心裏。向後宋江不在時，這張三便去那裏，假意兒只做來尋宋江。那婆娘留住喫茶，言來語去，成了此事。誰想那婆娘自從和那張三兩

個搭識上了，打得火塊一般熱。亦且這張三又是個慣弄此事的，豈不聞古人有言，一不將，二不帶，只因宋江千不合，萬不合，帶這張三來他家裏喫酒，以此看上了他。自古道：『風流茶說合，酒是色媒人。』正犯着這條款。閻婆惜自從和那小張三兩個搭上，并無半點兒情分在這宋江身上。宋江但若來時，只把言語傷他，全不兜攬他些個。這宋江是個好漢，不以這女色爲念，因此半月十日，去走得一遭。那張三和這婆惜，如膠似漆，夜去明來，街坊上人都知了。卻有些風聲吹在宋江耳朵裏。宋江半信不信，自肚裏尋思道：『又不是我父母匹配的妻室，他若無心戀我，我沒來由惹氣做甚麼？我只不上門便了。』自此有幾個月不去。閻婆累使人來請，宋江只推事故不上門去。正是：

花娘有意隨流水，

義士無心戀落花。

婆愛錢財娘愛俏，

一般行貨兩家茶。

話分兩頭。忽一日將晚，宋江從縣裏出來，去對過茶房裏坐定喫茶，只見一個大漢，頭帶白范陽氈笠兒，身穿一領黑綠羅襖，下面腿緝護膝，八搭麻鞋，腰裏跨着一口腰刀，背着一個大包，走得汗雨通流，氣急喘促，把臉別轉着看那縣裏。宋江見了這個大漢走得蹣跚，慌忙起身趕出茶房來，跟着那漢走。約

走了三二十步，那漢回過頭來，看了宋江，卻不認得。宋江見了這人，略有些面熟，「莫不是那裏會廝會來……」心中一時思量不起。那漢見宋江看了一回，也有些認得，立住了脚，定睛看那宋江，又不敢問。宋江尋思道：「這個人好作怪！卻怎地只顧看我？」宋江亦不敢問他。只見那漢去路邊一個篋頭舖裏問道：「大哥，前面那個押司是誰？」篋頭待詔應道：「這位是宋押司。」那漢提着朴刀，走到面前，唱個大喏，說道：「押司認得小弟麼？」宋江道：「足下有些面善。」那漢道：「可借一步說話。」宋江便和那漢入一條僻淨小巷。那漢道：「這個酒店裏好說話。」

兩個上到酒樓，揀個僻淨閣兒裏坐下。那漢倚了朴刀，解下包裹，撇在桌子底下，那漢撲翻身便拜。宋江慌忙答禮道：「不敢拜問足下高姓？」那人道：「大恩人，如何忘了小弟？」宋江道：「兄長是誰？真個有些面熟，小人失忘了。」那漢道：「小弟便是晁保正莊上曾拜識尊顏，蒙恩救了性命的「赤髮鬼」劉唐便是。」宋江聽了大驚，說道：「賢弟，你好大膽！早是沒做公的看見，險些兒惹出事來！」劉唐道：「感承大恩，不懼一死，特地來酬謝。」宋江道：「晁保正弟兄們，近日如何？兄弟，誰教你來？」劉唐道：「晁頭領哥哥，再三拜上大恩人，得蒙救了性命，見今做了梁山泊主都頭領。吳學究做了軍師，公孫勝

同掌兵權。林冲一力維持，火併了王倫。山寨裏原有杜遷，宋萬，朱貴，和俺弟兄七個，共是十一個頭領。見今山寨裏聚集得七八百人，糧食不計其數。只想兄長大恩，無可報答，特使劉唐齎一封書，并黃金一百兩，相謝押司，并朱雷二都頭。」劉唐打開包裹，取出書來，便遞與宋江。宋江看罷，便拽起摺子前襟，摸出招文袋，打開包兒時，劉唐取出金子放在桌上。宋江把那封書——就取了一條金子和這書包了，——插在招文袋內，放下衣襟，便道：「賢弟，將此金子依舊包了。」隨即便喚量酒的打酒來，叫大塊切一盤肉來，鋪下些菜蔬菓子之類，叫量酒人篩酒與劉唐喫。看看天色晚了，劉唐喫了酒，把桌上金子包打開，要取出來。宋江慌忙攔住道：「賢弟，你聽我說：你們七個弟兄初到山寨，正要金銀使用，宋江家中頗有此過活，且放在你山寨裏，等宋江缺少盤纏時，卻教兄弟宋清來取。今日非是宋江見外，於內已受了一條。朱仝那人，也有些家私，不用與他，我自與他說知人情便了。雷橫這人，又不知我報與保正；况兼這人貪賭，倘或將些出去賭時，便惹出事來，不當穩便，金子切不可與他。賢弟，我不敢留你相請去家中住，倘或有人認得時，不是耍處。今夜月色必然明朗，你便可回山寨去，莫在此停閣。宋江再三申意衆頭領，不能前來慶賀，切乞恕罪。」劉唐道：「哥哥大恩，無可報答，特令小弟送些人情來與押司，做表孝順之心。」

保正哥哥，今做頭領，「學究」軍師，號令非比舊日，小弟怎敢將回去？到山寨中必然受責。」宋江道：「既是號令嚴明，我便寫一封回書，與你將去便了。」劉唐苦苦相央，宋江收受，宋江那裏肯接，隨即取一幅紙來，借酒家筆硯，備細寫了一封回書，與劉唐收在包內。劉唐是個直性的人，見宋江如此推卻，想是不肯受了，便將金子依前包了。看看天色晚來，劉唐道：「既然兄長有了回書，小弟連夜便去。」宋江道：「賢弟，不及相留，以心相照。」劉唐又下了四拜。宋江教量酒人來道：「有此位官人留下白銀一兩在此，我明日卻自來算。」劉唐背上包裹，拿了朴刀，跟着宋江下樓來。離了酒樓，出到巷口，天色昏黃，是八月半天氣，月輪上來，宋江攜住劉唐的手，分付道：「賢弟保重，再不可來。此間做公的多，不是耍處。我更不遠送，只此相別。」劉唐見月色明明，拽開脚步，望西路便走，連夜回梁山泊來。

再說宋江與劉唐別了，自慢慢行回下處來，一頭走，一面肚裏尋思道：「早是沒做公的看見，爭些兒惹出一場大事來！」一頭想：「那晁蓋倒去落了草，直如此大弄。」轉不過兩個彎，只聽得背後有人叫一聲：「押司，那裏去來，好兩日不見面。」宋江回頭看時，正是閻婆。不因這番，有分教，宋江小膽翻爲大膽，善心變做惡心。畢竟宋江怎地發付閻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一回

虔婆醉打唐牛兒 宋江怒殺閻婆惜

話說宋江別了劉唐，乘着月色滿街，信步自回下處來。卻好的遇着閻婆，趕上前來叫道：「押司，多日使人相請，好貴人，難見面！便是小賤人有些言語高低，傷觸了押司，也看得老身薄面，自教訓他與押司陪話。今晚老身有緣，得見押司，同走一遭去。」宋江道：「我今日縣裏事務忙，擺撥不開，改日卻來。」閻婆道：「這箇使不得。我女兒在家裏專望，押司胡亂溫顧他便了。直恁地下得！」宋江道：「端的忙些箇，明日準來。」閻婆道：「我今晚要和你去。」便把宋江衣袖扯住了，發話道：「是誰挑撥你？我娘兒兩箇，下半世過活，都靠着押司。外人說的閒事閒非，都不要聽他，押司自做箇主張。我女兒但有差錯，都在老身身上。押司胡亂去走一遭。」宋江道：「你不要纏，我的事務分撥不開在這裏。」閻婆道：「押司便誤了些公事，知縣相公不到得便責罰你。這回錯過，後次難逢。押司只得和老身去走一遭，到家裏自有告訴。」宋江是箇快性的人，喫那婆子纏不過，便道：「你放了手，我去便了。」閻婆道：「押司不要跑了。」



去，老人家趕不上。」宋江道：「直恁地這等！」兩箇廝跟着來到門前，正是：

酒不醉人人自醉，

花不迷人自迷。

直饒今日能知悔，

何不當初莫去爲？

宋江立住了脚，閻婆把手一攔，說道：「押司來到這裏，終不成不入去了。」宋江進到裏面櫥子上坐了，那婆子是乖的，自古道：「老虔婆如何出得他手。」只怕宋江走去，便幫在身邊坐了，叫道：「我兒，你心愛的三郎在這裏。」那閻婆惜倒在床上，對着盞孤燈，正在沒可尋思處，只等這小張三來。聽得娘叫道：「你的心愛的三郎在這裏。」那婆娘只道是張三郎，慌忙起來，把手掠一掠雲髻，口裏喃喃的罵道：「這短命，等得我苦也！老娘先打兩個耳刮子着！」飛也似跑下樓來，就榻子眼裏張時，堂前琉璃燈卻明亮，照見是宋江，那婆娘復翻身轉又上樓去，依前倒在床上。

閻婆聽得女兒脚步下樓來了，又聽得再上樓去了，婆子又叫道：「我兒，你的三郎在這裏，怎地倒走了去。」那婆惜在床上應道：「這屋裏多遠，他不會來。他又不瞎，如何自不上來，直等我來迎接他，沒了當絮絮聒聒地。」閻婆道：「這賤人真箇望不見押司來，氣苦了。恁地說，也好教押司受他兩句兒。」

婆子笑道：「押司，我同你上樓去。」

宋江聽了那婆娘說這幾句，心裏自有五分不自在；被這婆子來扯，勉強只得上樓去。

原來是一間六椽樓屋，前半間安一副春臺，桌櫈；後半間鋪着臥房，貼裏安一張三面稜花的牀，兩邊都是欄干，上掛着一頂紅羅幔帳；側首放箇衣架，搭着手巾；這邊放着箇洗手盆；一張金漆桌子上，放一箇錫燈臺，邊廂兩箇杌子；正面壁上掛一幅仕女；對牀排着四把一字交椅。

宋江來到樓上，閻婆便拖入房裏去。宋江便向杌子上朝着牀邊坐了。閻婆就牀上拖起女兒來，說道：「押司在這裏。我兒，你只是性氣不好，把言語來傷觸他，惱得押司不上門，閒時卻在家裏思量。我如今不容易請得他來，你卻不起來陪句話兒，顛倒使性！」婆惜把手攔開，說那婆子：「你做甚麼這般鳥亂！我又不曾做了歹事，他自不上門，教我怎地陪話！」

宋江聽了，也不做聲。婆子便推過一把交椅，在宋江肩下，便推他女兒過來，說道：「你且和三郎坐一坐。不陪話便罷，不要焦躁。你兩箇多時不見，也說一句有情的話兒。」那婆娘那裏肯過來，便去宋江對面坐了。宋江低了頭不做聲。婆子看女兒時，也別轉了臉。閻婆道：「沒酒沒漿，做甚麼道場？老身有一

瓶兒好酒在這裏，買些菜品來，與押司陪話。我兒，你相陪押司坐地，不要怕羞，我便來也。」宋江自尋思道：「我喫這婆子釘住了，脫身不得。等他下樓去，我隨後也走了。」那婆子瞧見宋江要走的意思，出得房門去，門上卻有屈戍，便把房門拽上，將屈戍搭了。宋江暗忖道：「那虔婆倒先算了我。」

且說閻婆下樓來，先去竈前點起箇燈，竈裏見成燒着一鍋脚湯，再轆上些柴頭，拿了些碎銀子，出巷口去買得些時新菜品，鮮魚，嫩雞，肥鮓之類。歸到家中，都把盤子盛了；取酒傾在盆裏，舀半鑊子，在鍋裏盪熱了，傾在酒壺裏。收拾了數盆菜蔬，三隻酒盞，三雙筯，一桶盤托上樓來，放在春臺上。開了房門，搬將入來，擺在桌子上。看宋江時，只低着頭；看女兒時，也朝着別處。閻婆道：「我兒起來把盞酒。」婆惜道：「你們自喫，我不耐煩！」婆子道：「我兒，爺娘手裏從小兒慣了你性兒，別人面上須使不得。」婆惜道：「不把盞便怎地？」終不成飛劍來取了我頭！」那婆子倒笑起來，說道：「又是我的不是了。押司是箇風流人物，不和你一般見識。你不把酒便罷，且回過臉來喫盞酒兒。」婆惜只不回過頭來。那婆子自把酒來勸宋江，宋江勉強喫了一盞。婆子笑道：「押司莫要見責。閒話都打疊起，明日慢慢告訴。外人見押司在這裏，多少乾熱的不怯氣，胡言亂語，放屁辣臊，押司都不要聽，且只顧喫酒。」篩了三盞在桌子上，說

道：「我兒不要使小孩兒的性，胡亂喫一盞酒。」婆惜道：「沒得只顧纏我！我飽了，喫不得。」閻婆道：「我兒，你也陪侍你的三郎喫盞酒使得。」

婆惜一頭聽了，一面肚裏尋思：「我只心在張三身上，兀誰耐煩相伴這廝！若不把他灌得醉了，他必來纏我。」婆惜只得勉強拿起酒來，喫了半盞。婆子笑道：「我兒只是焦躁，且開懷喫兩盞兒睡。」押司也滿飲幾杯。宋江被他勸不過，連飲了三五杯。婆子也連連喫了幾杯，再下樓去盪酒。

那婆子見女兒不喫酒，心中不悅，纔見女兒回心喫酒，歡喜道：「若是今夜兜得他住，那人惱恨都忘了。且又和他纏幾時，卻再商量。」婆子一頭尋思，一面自在竈前喫了三大鍾酒，覺得有些癢麻上來，卻又篩了一碗喫，鏟了大半鏟，傾在注子裏，爬上樓來，見那宋江低着頭不做聲，女兒也別轉着臉弄裙子。這婆子哈哈地笑道：「你兩箇又不是泥塑的，做甚麼都不做聲？押司，你不合是箇男子漢，只得裝些溫柔，說些風話兒耍。」宋江正沒做道理處，口裏只不做聲，肚裏好生進退不得。閻婆惜自想道：「你不來睬我，指望老娘一似閒常時，來陪你話，相伴你耍笑，我如今卻不耍。」那婆子喫了許多酒，口裏只管夾七帶八，正在那裏張家長，李家短，說白道綠，有詩爲證：

只要孤老不出門，

花言巧語弄精魂。

幾多聰慧遭他陷，

死後應須拔舌根。

卻有鄆城縣一箇賣糟醃的唐二哥，叫做唐牛兒，如常在街上，只是幫閒，常常得宋江齋助他，但有些公事去告宋江，也落得幾貫錢使。宋江要用他時，死命向前。這一日晚，正賭錢輸了，沒做道理處，卻去縣前尋宋江，奔到下處尋不見。街坊都道：「唐二哥，你尋誰？這般忙？」唐牛兒道：「我喉急了，要尋孤老，一地裏不見他。」衆人道：「你的孤老是誰？」唐牛兒道：「便是縣裏宋押司。」衆人道：「我方纔見他和閻婆兩箇過去，一路走着。」唐牛兒道：「是了。這閻婆惜賊賤蟲，他自和張三兩箇打得火理也似熱，只瞞着宋押司一箇，他敢也知些風聲，好幾時不去了。——今晚必然喫那老咬蟲假意兒纏了去。我正沒錢使，喉急了，胡亂去那裏尋幾貫錢使，就掣兩碗酒喫。」一逕奔到閻婆門前，見裏面燈明，門卻不關。入到胡梯邊，聽得閻婆在樓上呵呵地笑。唐牛兒捏腳捏手，上到樓上，板壁縫裏張時，見宋江和婆兩箇都低着頭；那婆子坐在橫頭桌子邊，口裏七十三八十四只顧嘈。

唐牛兒閃將入來，看着閻婆和宋江，婆惜，唱了三箇喏，立在邊頭。宋江尋思道：「這厮來的最好。」

把嘴望下一努。唐牛兒是箇乖的人，便瞧科，看着宋江便說道：「小人何處不尋過，原來卻在這裏喫酒耍，好喫得安穩！」宋江道：「莫不是縣裏有甚麼要緊事？」唐牛兒道：「押司，你怎地忘了？便是早間那件公事，知縣相公在廳上發作，着四五替公人來下處尋押司，一地裏又沒尋處，相公焦躁做一片。押司便可動身。」宋江道：「恁地要緊，只得去。」便起身要下樓，喫那婆子攔住道：「押司不要使這科分。這唐牛兒捻泛過來，你這精賊也瞞老娘！正是「魯班手裏調大斧」！這早晚知縣自回衙去，和夫人喫酒取樂，有甚麼事務得發作？你這般道兒，只好瞞魍魎，老娘手裏說不過去。」

唐牛兒便道：「真箇是知縣相公緊等的勾當，我卻不會說謊。」

閻婆道：「放你娘狗屁！老娘一雙眼，卻是琉璃葫蘆兒一般，卻纔見押司努嘴過來，叫你發科，你倒不攛掇押司來我屋裏，顛倒打抹他去，常言道：「殺人可恕，情理難容。」」這婆子跳起身來，便把那唐牛兒劈額子只一叉，浪浪踉踉，直從房裏叉下樓來。唐牛兒道：「你做甚麼便叉我？」婆子喝道：「你不曉得破人買賣衣服，如殺父母妻子，你高做聲，便打你這賊乞丐！」唐牛兒鑽將過來道：「你打！」這婆子乘着酒興，又開五指，去那唐牛兒臉上連打兩掌，直擲出簾子外去。婆子便扯簾子，撇放門背後，卻把

兩扇門關上，拏拴拴了，口裏只顧罵。

那唐牛兒喫了這兩掌，立在門前大叫道：「賊老咬蟲，不要慌！我不看宋押司面皮，教你這屋裏粉碎！教你雙日不着單日着！我不結果了你，不姓唐！」拍着胸大罵了去。

婆子再到樓上，看着宋江道：「押司沒事睬那乞丐做甚麼？那厮一地裏去搪酒喫，只是搬是搬非。這等倒街臥也的橫死賊，也來上門上戶欺負人！」宋江是箇真實的人，喫這婆子一篇道着了真病，倒抽身不得。婆子道：「押司不要心裏見責，老身只恁地知重得了。我兒和押司只喫這杯。我猜着你兩箇多時不見，以定要早睡，收拾了罷休。」婆子又勸宋江喫兩杯，收拾杯盤下樓來，自去竈下去。

宋江在樓上，自肚裏尋思說：「這婆子女兒，和張三兩箇有事，我心裏半信不信，眼裏不曾見真實。待要去來，只道我村。況且夜深了，我只得權睡一睡，且看這婆娘怎地，今夜與我情分如何。」只見那婆子又上樓來說道：「夜深了，我叫押司兩口兒早睡。」那婆娘應道：「不干你事，你自去睡。」婆子笑下樓來，口裏道：「押司安置。今夜多歡，明日慢慢地起。」婆子下樓來，收拾了竈上，洗了脚手，吹滅燈，自去睡了。卻說宋江坐在杌子上，只指望那婆娘似比先時，先來偎倚陪話，胡亂又將就幾時。誰想婆惜心裏

尋思道：「我只思量張三，喫他攪了，却似眼中釘一般，那厮倒直指望我一似先前時來至氣，老娘如今却不要耍。只見說撐船就岸，幾曾有撐岸就船，你不來探我，老娘倒落得！」

看官聽說，原來這色最是怕人。若是他有心戀你時，身上便有刀劍水火，也攔他不住，他也不怕；若是他無心戀你時，你便身坐在金銀堆裏，他也不睬你。常言道：「佳人有意村夫俏，紅粉無心浪子村。」宋公明是個勇烈大丈夫，爲女色的手段却不會。這閻婆惜被那張三小意兒百依百隨，輕憐重惜，賣俏迎奸，引亂這婆娘的心，如何肯戀宋江？

當夜兩個在燈下，坐着對面，都不做聲，各自肚裏躊躇，却似等泥乾掇入廟。看看天色夜深，窗間月上，但見：

銀河耿耿，玉漏迢迢。穿窗斜月映寒光，透戶涼風吹夜氣。譙樓禁鼓，一更未盡一更催；別院寒砧，千搗將殘千搗起。畫簷間叮嚙鐵馬，敲碎旅客孤懷；銀臺上閃爍清燈，偏照閨人長嘆。貪淫妓女心如火，仗義英雄氣似虹。

當下宋江坐在杌子上，睨那婆娘時，復地嘆口氣。約莫也是二更天氣，那婆娘不脫衣裳，便上牀去，



自倚了繡枕，紐過身，朝裏壁自睡了。宋江看了，尋思道：『可奈這賤人全不睬我些箇，他自睡了。我今日喫這婆子言來語去，央了幾杯酒，打熬不得，夜深只得睡了罷。』把頭上巾幘除下，放在桌子上，脫下上蓋衣裳，搭在衣架上，腰裏解下鸞帶，上有一把解衣刀和招文袋，却掛在牀邊欄干子上，脫去了絲鞋淨襪，便上牀去那婆娘脚後睡了。

半箇更次，聽得婆惜在脚後冷笑。宋江心裏氣悶，如何睡得着？自古道：『歡娛嫌夜短，寂寞恨更長。』看看三更交半夜，酒却醒了。捱到五更，宋江起來，面桶裏冷水洗了臉，便穿了上蓋衣裳，帶了巾幘，口裏罵道：『你這賊賤人好生無禮！』婆惜也不會睡着，聽得宋江罵時，紐過身來，回道：『你不羞這臉。』宋江忍那口氣，便下樓來。閻婆聽得脚步響，便在床上說道：『押司且睡歇，等天明去。沒來由起五更做甚麼？』宋江也不應，只顧來開門。婆子又道：『押司出去時，與我拽上門。』宋江出得門來，就拽上了。忍那口氣沒出處，一直要奔回下處來。却從縣前過，見一碗燈明，看時，却是賣湯藥的王公來，到縣前趕早市。那老兒見是宋江來，慌忙道：『押司如何今日出來得早？』宋江道：『便是夜來酒醉，錯聽更鼓。』王公道：『押司必然傷酒，且請一盞醒酒二陳湯。』宋江道：『最好。』就凳上坐了。那老子濃濃的奉一盞

二陳湯遞與宋江喫了。宋江喫了，驀然想起道：『時常喫他的湯藥，不會要我還錢。我舊時曾許他一具棺材，不會與得他。想起昨日有那屍蓋送來的金子，受了他一條，在招文袋裏，何不就與那老兒做棺材錢，教他歡喜。』宋江便道：『王公，我日前曾許你一具棺木錢，一向不會把得與你。今日我有些金子在這裏，把與你，你便可將去陳三郎家，買了一具棺材，放在家裏。你百年歸壽時，我却再與你些送終之資。』王公道：『恩主時常覷老漢，又蒙與終身壽具，老子今世不能報答，後世做驢做馬，報答押司。』宋江道：『休如此說。』便揭起背子前襟去取那招文袋時，喫了一驚道：『苦也！昨夜正忘在那賤人的床頭欄干子上，我一時氣起來，只顧走了，不會繫得在腰裏。這幾兩金子值得甚麼，須有屍蓋寄來的那一封書，包着這金。我本欲在酒樓上劉唐前燒毀了，他回去說時，只道我不把他來爲念。正要將到下處來燒，却被這閻婆纏將我去。昨晚要就燈下燒時，恐怕露在賤人眼裏，因此不會燒得。今早走得慌，不期忘了。我常時見這婆娘看些曲本，頗識幾字，若是被他拏了，倒是利害。』便起身道：『阿公休怪。不是我說謊，只道金子在招文袋裏，不想出來得忙，忘了在家。我去取來與你。』王公道：『休要去取。明日慢慢的與老漢不遲。』宋江道：『阿公，你不知道：我還有一件物事，做一處放着，以此要去取。』宋江慌慌急急，奔回

閻婆家裏來，正是：

合是英雄有事來，

天教遺失篋中財。

已知着愛皆冤對，

豈料酬恩是禍胎！

且說這閻婆惜聽得宋江出門去了，爬將起來，口裏自言自語道：「那厮攪了老娘一夜睡不着，那厮舍臉，只指望老娘陪氣下情。我不信你，老娘自和張三過得好，誰耐煩睬你！你不上門來倒好！」口裏說着，一頭鋪被，脫下上截襖兒，解了下面裙子，袒開胸前，脫下截襖衣。床面前燈却明亮，照見床頭欄干上，拖下條紫羅鸞帶。婆惜見了，笑道：「黑三那厮乞嚙不盡，忘了鸞帶在這裏，老娘且捉了，把來與張三繫。」便用手去一提，提起招文袋和刀子來，只覺袋裏有些重，便把手抽開，望桌子上只一抖，正抖出那包金子和書來。這婆娘擊起來看時，燈下照見是黃黃的一條金子。婆惜笑道：「天教我和張三買物事喫。這幾日我見張三瘦了，我也正要買些東西和他將息。」將金子放下，却把那紙書展開來，燈下看時，上面寫着晁蓋并許多事務。婆惜道：「好呀！我只道「吊桶落在井裏」，原來也有「井落在吊桶裏」。我正要和張三兩個做夫妻，單單只多你這厮，今日也撞在我手裏！原來你和梁山泊強賊通同往來，送

「一百兩金子與你。且不要慌，老娘慢慢地消遣你。」就把這封書依原包了金子，還插在招文袋裏，「不怕你教五聖來攝了去。」正在樓上自言自語，只聽得樓下呀地門響。婆子問道：「是誰？」宋江道：「是我。」婆子道：「我說早哩，押司却不信要去，原來早了又回來。且再和姐姐睡一睡，到天明去。」宋江也不回話，一逕奔上樓來。

那婆娘聽得是宋江回來，慌忙把鸞帶、刀子、招文袋，一發捲做一塊，藏在被裏，緊緊地靠了床裏壁，只做胸胸假睡着。宋江擡到房裏，逕去床頭欄干上取時，却不見了。宋江心內自慌，只得忍了昨夜的氣，把手去搖那婦人道：「你看我日前的面，還我招文袋。」那婆惜假睡着，只不應。宋江又搖道：「你不要急燥，我自明日與你陪話。」婆惜道：「老娘正睡哩，是誰攪我？」宋江道：「你情知是我，假做甚麼？」婆惜扭轉身道：「黑三，你說甚麼？」宋江道：「你還了我招文袋。」婆惜道：「你在那裏交付與我手裏，却來問我討。」宋江道：「忘了在你腳後小欄干上。這裏又沒人來，只是你收得。」婆惜道：「吓！你不見鬼來！」宋江道：「夜來是我不是了，明日與你陪話。你只還了我罷，休要作耍。」婆惜道：「誰和你作耍？我不會收得！」宋江道：「你先時不會脫衣裳睡，如今蓋着被子睡，以定是起來鋪被時拿了。」

只見那婆惜柳眉踢豎，星眼圓睜，說道：「老娘拿是拿了，只是不還你！你使官府的人，便拿我去做賊斷。」宋江道：「我須不會冤你做賊。」婆惜道：「可知老娘不是賊哩！」宋江見這話，心裏越慌，便說道：「我須不會歹看承你娘兒兩箇，還了我罷！我要去幹事。」婆惜道：「閒常也只噴老娘和張三有事。他有些不如你處，也不該一刀的罪犯，不強似你和打劫賊通同。」宋江道：「好姐姐，不要叫鄰舍聽得，不是耍處。」

婆惜道：「你怕外人聽得，你莫做不得這封書，老娘牢牢地收着。若要饒你時，只依我三件事便能！」

宋江道：「休說三件事，便是三十件事也依你。」婆惜道：「只怕依不得。」宋江道：「當行即行。敢問那三件事？」

閻婆惜道：「第一件，你可從今日便將原典我的文書來還我；再寫一紙，任從我改嫁張三，並不敢再來爭執的文書。」宋江道：「這箇依得。」婆惜道：「第二件，我頭上帶的，我身上穿的，家裏使用的，雖都是你辦的，也委一紙文書，不許你日後來討。」宋江道：「這箇也依得。」閻婆惜又道：「只怕你第三件

依不得。」宋江道：「我已兩件都依你，緣何這件依不得？」婆惜道：「有那梁山泊晁蓋送與你的一百兩金子，快把來與我，我便饒你這一場天字第一號官司，還你這招文袋裏的款狀。」宋江道：「那兩件倒都依得。這一百兩金子，果然送來與我，我不肯受他的，依前教他把了回去。若端的有時，雙手便送與你。」婆惜道：「可知哩！嘗言道：『公人見錢，如蠅子見血。』他使人送金子與你，你豈有推了轉去的？這話却似放屁做公人的，『那箇貓兒不喫腥。』」閻羅王面前，須沒放回的鬼！你待瞞誰，便把這一百兩金子與我，值得甚麼！你怕是賊贓時，快鎔過了與我。」宋江道：「你也須知我是老實的人，不會說慌。你若不信，限我三日，我將家私變賣一百兩金子與你。你還了我招文袋。」婆惜冷笑道：「你這黑三倒乖，把我一似小孩兒般捉弄。我便先還了你招文袋，這封書，歇三日却問你討金子，正是『棺材出了，討挽歌郎錢。』我這裏一手交錢，一手交貨。你快把來兩相交割。」宋江道：「果然不會有這金子。」婆惜道：「明朝到公廳上，你也說不會有這金子。」

宋江聽了「公廳」兩字，怒氣直起，那裏按納得住，睜着眼道：「你還也不還！」

那婦人道：「你恁地狠，我便還你不送！」

宋江道：「你真箇不還！」婆惜道：「不還！再饒你一百箇不還！若要還時，在鄆城縣還你！」

宋江便來扯那婆惜蓋的被。婦人身邊却有這件物，倒不顧被，兩手只緊緊地抱住胸前。宋江扯開被來，却見這鸞帶頭正在那婦人胸前拖下來。宋江道：「原來却在這裏！」一不做，二不休，兩手便來奪。那婆娘那裏肯放，宋江在牀邊捨命的奪，婆惜死也不放。宋江恨命只一拽，倒拽出那把壓衣刀子在席上，宋江便搶在手裏。

那婆娘見宋江搶刀在手，叫「黑三郎殺人也！」只這一聲，提起宋江這箇念頭來。那一肚皮氣，正沒出處。婆惜却叫第二聲時，宋江左手早按住那婆娘，右手却早刀落，去那婆惜額子上只一勒，鮮血飛出，那婦人兀自吼哩。宋江怕他不死，再復一刀，那顆頭，伶伶仃仃，落在枕頭上。但見：

手到處青春喪命，刀落時紅粉亡身。七魄悠悠，已赴森羅殿上；三魂渺渺，應歸枉死城中。緊閉星眸，直挺挺屍橫席上；半開檀口，溼津津頭落枕邊。從來美興一時休，此日嬌容堪戀否。

宋江一時怒起，殺了閻婆惜，取過招文袋，抽出那封書來，便就殘燈下燒了；繫上鸞帶，走下樓來。那婆子在下面睡，聽他兩口兒論口，倒也不着在意裏。只聽得女兒叫一聲「黑三郎殺人也！」正不知怎

地，慌忙跳起來，穿了衣裳，奔上樓來，却好和宋江打箇胸廝撞。閻婆問道：「你兩口兒做甚麼鬧？」宋江道：「你女兒忒無禮，被我殺了！」婆子笑道：「却是甚話？便是押司生的眼兒，又酒性不好，專要殺人，押司休取笑老身。」宋江道：「你不信時，去房裏看，我真箇殺了。」婆子道：「我不信。」推開房門看時，只見血泊裏挺着屍首。婆子道：「苦也！却是怎地好？」宋江道：「我是烈漢！一世也不走，隨你要怎地。」婆子道：「這賤人果是不好，押司不錯殺了，只是老身無人養贍。」宋江道：「這個不妨，既是你如此說時，你却不用憂心。我頗有家計，只教你豐衣足食便了，快活過半世。」閻婆道：「恁地時却是好也，深謝押司。我女兒死在牀上，怎地斷送？」宋江道：「這箇容易。我去陳三郎家，買一具棺材與你，作作行人入殮時，我自分付他來。我再取十兩銀子與你結果。」婆子謝道：「押司只好趁天未明時討具棺材盛了，鄰舍街坊都不要見影。」宋江道：「也好。你取紙筆來，我寫箇票子與你去取。」閻婆道：「票子也不濟事，須是押司自去取，便肯早早發來。」宋江道：「也說得是。」

兩箇下樓來，婆子去房裏拿了鎖鑰，出到門前，把門鎖了，帶了鑰匙。宋江與閻婆兩箇投縣前來。此時天色尚早，未明，縣門却纔開。那婆子約莫到縣前左側，把宋江一把結住，發喊叫道：「有殺人賊在這



裏！嚇得宋江慌做一團，連忙掩住口道：『不要叫。』那裏掩得住。縣前有幾個做公的走將攏來，看時認得是宋江，便勸道：『婆子閉嘴，押司不是這般的人，有事只消得好說。』閻婆道：『他正是兇首，與我捉住，同到縣裏。』原來宋江爲人最好，上下愛敬，滿縣人沒一箇不讓他，因此做公的都不肯下手拿他，又不信這婆子說。有詩爲證：

好人有難皆憐惜，

奸惡無災盡詫憎。

可見生平須自檢，

臨時情義始堪憑。

正在那裏沒箇解救，恰好唐牛兒托一盤子洗淨的糟薑來縣前趕趁，正見這婆子結扭住宋江在那裏叫冤屈。唐牛兒見是閻婆一把扭結住宋江，想起昨夜的一肚子烏氣來，便把盤子放在賣藥的王凳子上，鑽將過來，喝道：『老賊蟲，你做甚麼結扭住押司？』婆子道：『唐二，你不要來打奪人去，要你價命也！』唐牛兒大怒，那裏聽他說，把婆子手一拆，拆開了，不問事由，又開五指，去閻婆臉上只一掌，打箇滿天星。那婆子昏撒了，只得放手。宋江得脫，往關裏一直走了。

婆子便一把去結扭住唐牛兒叫道：『宋押司殺了我的女兒，你却打奪去了。』唐牛兒慌道：『我

那裏得知！閻婆叫道：「上下替我捉一捉殺人賊則箇不時，須要帶累你們。」衆做公的，只礙宋江面皮，不肯動手；拿唐牛兒時，須不擔閣。衆人向前，一箇帶住婆子，三四箇拿住唐牛兒，把他橫拖倒拽，直推進鄆城縣裏來。正是禍福無門，惟人自召；披麻救火，惹焰燒身。畢竟唐牛兒被閻婆結住，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十二回

閻婆大鬧鄆城縣

朱仝義釋宋公明

話說當時衆做公的拿住唐牛兒，解進縣裏來。知縣聽得有殺人的事，慌忙出來陞廳。衆做公的把這唐牛兒簇擁在廳前。知縣看時，只見一箇婆子跪在左邊，一箇漢子跪在右邊。知縣問道：「甚麼殺人公事？」婆子告道：「老身姓閻。有箇女兒喚做婆惜，典與宋押司做外宅。昨夜晚間，我女兒和宋江一處喫酒，這箇唐牛兒一逕來尋鬧，叫罵出門，鄰里盡知。今早宋江出去走了一遭，回來把我女兒殺了。老身結扭到縣前，這唐二又把宋江打奪了去，告相公做主。」知縣道：「你這廝怎敢打奪了兇身？」唐牛兒

告道：「小人不知前後因依。只因昨夜去尋宋江，搗碗酒喫，被這閻婆叉小人出來。今早小人自出來賣糟羹，遇見閻婆結扭宋押司在縣前。小人見了，不合去勸他，他便走了。却不知他殺死他女兒的緣由。」知縣喝道：「胡說！宋江是箇君子誠實的人，如何肯造次殺人？這人命之事，必然在你身上！左右在那裏？」便喚當廳公吏。

當下轉上押司張文遠來。見說閻婆告宋江殺了他女兒，正是我的表子，隨即取了各人口詞，就替閻婆寫了狀子，疊了一宗案。便喚當地方仵作，行人，并地廂里正，鄰佑一千人等，來到閻婆家，開了門，取屍首登場檢驗了。身邊放着行兇刀子一把。當日再三看驗得，係是生前項上被刀勒死。衆人登場了當，屍首把棺木盛了，寄放寺院裏，將一千人帶到縣裏。

知縣却和宋江最好，有心要出脫他，只把唐牛兒來再三推問。唐牛兒供道：「小人並不知前後。」知縣道：「你這厮如何隔夜去他家尋鬧？一定你有干涉！」唐牛兒告道：「小人一時撞去搗碗酒喫……」知縣道：「胡說！打這厮！」左右兩邊狼虎一般公人，把這唐牛兒一索網翻了，打到三五十，前後語言一般。知縣明知他不知情，一心要救宋江，只把他來勘問。且叫取一面枷來釘了，禁在牢裏。

那張文遠上廳來稟道：『雖然如此，見有刀子是宋江的壓衣刀，必須去拿宋江來對問，便有下落。』  
知縣喫他三回五次來稟，遮掩不住，只得差人去宋江下處捉拿。宋江自在逃去了，只拿得幾家鄰人  
來回話：『兇身宋江在逃，不知去向。』

張文遠又稟道：『犯人宋江逃去，他父親宋太公并兄弟宋清，見在宋家村居住，可以勾追到官，責  
限比捕，跟尋宋江到官理問。』知縣本不肯行移，只要朦朧做在唐牛兒身上，日後自慢慢地出他。怎當  
這張文遠立主文案，唆使閻婆上廳，只管來告。知縣情知阻當不住，只得押紙公文，差三兩箇做公的，去  
宋家莊勾追宋太公并兄弟宋清。公人領了公文，來到宋家村宋太公莊上。太公出來迎接，至草廳上坐  
定。公人將出文書，遞與太公看了。宋太公道：『上下請坐，容老漢告稟：老漢祖代務農，守此田園過活。不  
孝之子宋江，自小忤逆，不肯本分生理，要去做吏，百般說他不從，因此老漢數年前，本縣官長處告了他  
忤逆，出了他籍，不在老漢戶內人數。他自在縣裏住居，老漢自和孩兒宋清，在此荒村，守些田畝過活。他  
與老漢水米無交，並無干涉。老漢也怕他做出事來，連累不便，因此在前官手裏告了，執憑文帖，在此存  
照，老漢取來，教上下看。』衆公人都是和宋江好的，明知道這箇是預先開的門路，苦死不肯做冤家。衆

人回說道：「太公既有執憑，把將來我們看抄去縣裏回話。」太公隨即宰殺些雞鵝，置酒管待了衆人，費發了十數兩銀子，取出執憑公文，教他衆人抄了。衆人相辭了宋太公，自回縣去回知縣的話，說道：「宋太公三年前出了宋江的籍，告了執憑文帖，見有抄白在此，難以勾捉。」知縣又是要出脫宋江的，便道：「既有執憑公文，他又別無親族，只可出一千貫賞錢，行移諸處，海捕捉拿便了。」

那張三又挑唆閻婆去廳上披頭散髮來告道：「宋江實是宋清隱藏在家，不令出官。相公如何不與老身做主去拿宋江？」知縣喝道：「他父親已自三年前告了他忤逆在官，出了他籍，見有執憑公文存照，如何拿得他父親兄弟來比捕？」閻婆告道：「相公，誰不知道他叫做「孝義黑三郎」？這執憑是箇假的，只是相公做主則箇！」知縣道：「胡說！前官手裏押的印信公文，如何是假的？」閻婆在廳下叫屈叫苦，哽哽咽咽地價哭告相公道：「人命大如天，若不肯與老身做主時，只得去州裏告狀。只是我女兒死得甚苦！」那張三又上廳來替他稟道：「相公不與他行移拿人時，這閻婆上司去告狀，倒是利害。倘或來提問時，小吏難去回話。」知縣情知有理，只得押了一紙公文，便差朱仝、雷橫二都頭，當廳發落：「你等可帶多人，去宋家村宋大戶莊上，搜捉犯人宋江來。」有詩爲證：

不關心事總由他，路上何人怨折花？

爲惜如花婆惜死，俏冤家做惡冤家。

朱雷二都頭領了公文，便來點起土兵四十餘人，逕奔宋家莊上來。宋太公得知，慌忙出來迎接。朱全、雷橫二人說道：「太公休怪我們。上司差遣，蓋不由己。你的兒子押司見在何處？」宋太公道：「兩位都頭在上：我這逆子宋江，他和老漢並無干涉。前官手裏，已告開了他，見告的執憑在此。已與宋江三年多各戶另籍，不同老漢一家過活，亦不曾回莊上來。」朱全道：「然雖如此，我們憑書請客，奉帖勾人，難憑你說不在莊上。你等我們搜一搜看，好去回話。」便叫土兵三四十人，圍了莊院。『我自把定前門，雷都頭，你先入去搜。』雷橫便入進裏面，莊前莊後搜了一遍，出來對朱全說道：「端的不在莊裏。」朱全道：「我只是放心不下，雷都頭，你和衆弟兄把了門，我親自細細地搜一遍。」宋太公道：「老漢是識法度的人，如何敢藏在莊裏？」朱全道：「這箇是人命的公事，你却嗔怪我們不得。」太公道：「都頭尊便，自細細地去搜。」朱全道：「雷都頭，你監着太公在這裏，休教他走動。」

朱全自進莊裏，把朴刀倚在壁邊，把門來拴了，走入佛堂內去，把供牀拖在一邊，揭起那片地板來。

板底下有條索頭，將索子頭只一拽，銅鈴一聲響，宋江從地窖子裏鑽將出來，見了朱仝，喫那一驚。朱仝道：「公明哥哥，休怪小弟今來捉你。閒常時和你最好，有的事都不相瞞。一日酒中，兄長曾說道：『我家佛座底下有箇地窖子，上面放着三世佛，佛堂內有片地板蓋着，上面設着供牀。你有些緊急之事，可來這裏躲避。』」小弟那時聽說，記在心裏。今日本縣知縣，差我和雷橫兩箇來時，沒奈何，要瞞生人眼目。相公也有覷兄長之心，只是被張三和這婆子在廳上發言發語，道本縣不做主時，定要在州裏告狀，因此上又差我兩箇來搜你莊上。我只怕雷橫執着，不會周全人，倘或見了兄長，沒箇做圓活處，因此小弟賺他在莊前，一逕自來和兄長說話。此地雖好，也不是安身之處。倘或有人得知，來這裏搜着，如之奈何？」

宋江道：「我也自這般尋思。若不是賢兄如此周全，宋江定遭縲紲之厄。」朱仝道：「休如此說。兄長却投何處去好？」宋江道：「小可尋思有三箇安身之處：一是滄州橫海郡「小旋風」柴進莊上，二乃是青州清風寨「小李廣」花榮處，三者是白虎山孔太公莊上。他有兩個孩兒：長男叫做「毛頭星」孔明，次子叫做「獨火星」孔亮，多曾來縣裏相會。那三處在這裏躊躇未定，不知投何處去好。」朱仝道：「兄長可以作急尋思，當行即行。今晚便可動身，切勿遲延自誤。」宋江道：「上下官司之事，全望兄長

維持，金帛使用，只顧來取。」朱仝道：「這事放心，都在我身上。兄長只顧安排一路。」宋江謝了朱仝，再入地窖子去。

朱仝依舊把地板蓋上，還將供牀壓了，開門拿朴刀，出來說道：「真個沒在莊裏。」叫道：「雷都頭，我們只拿了宋太公去如何？」雷橫見說要拿宋太公去，尋思：「朱仝那人和宋江最好，他怎地顛倒要拿宋太公……這話以定是反說。他若再提起，我落得做人情。」朱仝、雷橫叫攏土兵，都入草堂上來。宋太公慌忙置酒管待衆人。朱仝道：「休要安排酒食，且請太公和四郎同到本縣裏走一遭。」雷橫道：「四郎如何不見？」宋太公道：「老漢使他去近村打些農器，不在莊裏。宋江那厮，自三年已前，把這逆子告出了戶，見有一紙執憑公文在此存照。」朱仝道：「如何說得過我兩個奉着知縣台旨，叫拿你父子二人，自去縣裏回話。」雷橫道：「朱都頭，你聽我說：宋押司他犯罪過，其中必有緣故，也未便該死罪。既然太公已有執憑公文，係是印信官文書，又不是假的，我們看宋押司日前交往之面，權且擔負他些個，只抄了執憑去回話便了。」朱仝尋思道：「我自反說，要他不疑。」朱仝道：「既然兄弟這般說了，我沒來由做甚麼惡人。」宋太公謝了道：「深感二位都頭相覷。」隨即排下酒食，犒賞衆人。將出二十兩



銀子，送與兩位都頭。朱全、雷橫堅執不受，把來散與衆人——四十個土兵——分了。抄了一張執憑公文，相別了宋太公，離了宋家村。朱雷二位都頭，自引了一行人回縣去了。

縣裏知縣正值陞廳，見朱全、雷橫回來了，便問緣由。兩個稟道：『莊前莊後，四圍村坊，搜遍了二次，其實沒這個人。宋太公臥病在牀，不能動止，早晚臨危；宋清已自前月出外未回；因此只把執憑抄白在此。』知縣道：『既然如此，一面申呈本府，一面動了一紙海捕文書……』不在話下。縣裏有那一等和宋江好的相交之人，都替宋江去張三處說開。那張三也耐不過衆人面皮，況且婆娘已死了，張三又平常亦受宋江好處，因此也只得罷了。朱全自轆些錢物，把與閻婆，教不要去州裏告狀。這婆子也得了些錢物，沒奈何，只得依允了。朱全又將若干銀兩，教人上州裏去使用，文書不要駁將下來。又得知縣一力主張，出一千貫賞錢，行移開了一個海捕文書，只把唐牛兒問做成個『故來兇身在逃』，脊杖二十，刺配五百里外。干連的人，盡數保放寧家。這是後話。有詩爲證：

一身狼狽爲煙花，

地窖藏身亦可拿。

臨別叮嚀好趨避，

髯公端不愧朱家。

且說宋江，他是個莊農之家，如何有這地窖子？原來故宋時，爲官容易，做吏最難。爲甚的爲官容易？皆因那時朝廷奸臣當道，讒佞專權，非親不用，非財不取。爲甚做吏最難？那時做押司的，但犯罪責，輕則刺配遠惡軍州，重則抄扎家產，結果了殘生性命，以此預先安排下這般去處躲身。又恐連累父母，教爹娘告了忤逆，出了籍冊，各戶另居，官給執憑公文存照，不相來往，却做家私在屋裏。宋時多有這般算的。

且說宋江從地窖子出來，和父親兄弟商議：「今番不是朱仝相覷，須喫官司，此恩不可忘報。如今我和兄弟兩個，且去逃難。天可憐見，若遇寬恩大赦，那時回來，父子相見，父親可使人暗暗地送些金銀去與朱仝，央他上下使用，及資助閻婆些少，免得他上司去告擾。」太公道：「這事不用你憂心，你自和兄弟宋清，在路小心。若到了彼處，那裏使個得托的人寄封信來。」

當晚弟兄兩個，拴束包裹，到四更時分起來，洗漱罷，喫了早飯，兩個打扮動身。宋江戴着白范陽氈笠兒，上穿白緞子衫，繫一條梅紅縱線縷，下面纏腳絳襯，着多耳麻鞋。宋清做伴當打扮，背了包裹，都出草廳前，拜辭了父親。宋太公三人灑淚不住，太公分付道：「你兩個前程萬里，休得煩惱。」宋江、宋清却分付大小莊客，小心看家，早晚懇懃伏侍太公，休教飲食有缺。兄弟兩個，各跨了一口腰刀，都拿了一條

朴刀，逕出離了宋家村。

兩個取路登程，正遇着秋末冬初天氣，但見：

柄柄菱荷枯，  
葉葉梧桐墜。

蛩吟腐草中，  
鴈落平沙地。

細雨濕楓林，  
霜重寒天氣。

不是路行人，  
怎諳秋滋味。

話說宋江弟兄兩個行了數程，在路上思量道：「我們却投奔兀誰的是？」宋清答道：「我只聞江湖上人傳說滄州橫海郡柴大官人名字，說他是大周皇帝嫡派子孫，只不曾拜識，何不只去投奔他？人都說仗義疎財，專一結識天下好漢，救助遭配的人，是個見世的孟嘗君。我兩個只投奔他去。」宋江道：「我也心裏是這般思想。他雖和我常常書信來往，無緣分上不會得會。」兩個商量了，逕望滄州路上來。途中免不得登山涉水，過府衝州。但凡客商在路，早晚安歇，有兩件事免不得吃癩碗，睡死人牀。

且把閒話提過，只說正話。宋江弟兄兩個，不則一日，來到滄州界分，問人道：「柴大官人莊在何

處？」問了地名，一逕投莊前來，便問莊客：「柴大官人在莊上也不？」莊客答道：「大官人在東莊上收租米，不在莊上。」宋江便問：「此間到東莊有多少路？」莊客道：「有四十餘里。」宋江道：「從何處落路去？」莊客道：「不敢動問二位官人高姓？」宋江道：「我是鄆城縣宋江的便是。」莊客道：「莫不是「及時雨」宋押司麼？」宋江道：「便是。」莊客道：「大官人時常說大名，只怨恨不能相會。既是宋押司時，小人引去。」莊客慌忙便領了宋江，宋清，逕投東莊來。沒三個時辰，早來到東莊。宋江看時，端的好一所莊院，十分齊整，但是：

前迎闊港，後靠高峰。數千株槐柳成林，三五處廳堂待客。轉屋角牛羊滿地，打麥場鵝鴨成羣。飲饌豪華，賽過那孟嘗食客；田園主管，不數他程鄭家僮。正是家有餘糧雞犬飽，戶無差役子孫閒。

當下莊客便道：「二位官人且在此亭上坐一坐，待小人去通報大官人出來相接。」宋江道：「好。」

自和宋清在山亭上倚了朴刀，解下腰刀，歇了包裹，坐在亭子上。那莊客人去不多時，只見那座中間莊門大開，柴大官人引着三五個伴當，慌忙跑將出來，亭子上與宋江相見。

柴大官人見了宋江，拜在地下，口稱道：「端的想殺柴進，天幸今日甚風吹得到此，大慰平生渴仰。」

之念，多幸！多幸！」宋江也拜在地下，答道：「宋江疏頑小吏，今日特來相投。」柴進扶起宋江來，口裏說道：「昨夜燈花報，今早喜鵲噪，不想却是貴兄來。」滿臉堆下笑來。宋江見柴進接得意重，心裏甚喜，便喚兄弟宋清，也來相見了。柴進喝叫伴當收拾了宋押司行李，在後堂西軒下歇處。柴進攜住宋江的手，入到裏面正廳上，分賓主坐定。柴進道：「不敢動問，聞知兄長在鄆城縣勾當，如何得暇來到荒村敝處？」宋江答道：「久聞大官人大名，如雷灌耳。雖然節次收得華翰，只恨賤役無閒，不能勾相會。今日宋江不才，做出一件沒出格的事來，弟兄二人尋思，無處安身，想起大官人仗義疎財，特來投奔。」柴進聽罷，笑道：「兄長放心。遮莫做下十惡大罪，既到敝莊，但不用憂心。不是柴進誇口，任他捕盜官軍，不敢正眼兒覷着小莊。」宋江便把殺了閻婆惜的事，一一告訴了一遍。柴進笑將起來，說道：「兄長放心。便殺了朝廷的命官，劫了府庫的財物，柴進也敢藏在莊裏。」說罷，便請宋江弟兄兩個洗浴。隨即將出兩套衣服，巾幘，絲鞋，淨襪，教宋江弟兄兩個換了出浴的舊衣裳。兩個洗了浴，都穿了新衣服。莊客自把宋江弟兄的舊衣裳，送在歇宿處。柴進邀宋江去後堂深處，已安排下酒食了，便請宋江正面坐地，柴進對席。宋清有宋江在上，側首坐了。

三人坐定，有十數個近上的莊客并幾個主管，輪替着把盞，伏侍勸飲。柴進再三勸宋江弟兄寬懷飲幾杯，宋江稱謝不已。酒至半酣，三人各訴胸中朝夕相愛之念。看看天色晚了，點起燈燭。宋江辭道：「酒止。」柴進那裏肯放，直喫到初更左側。宋江起身去淨手。柴進喚一個莊客，提碗燈籠，引領宋江東廊盡頭處去淨手。便道：「我且躲杯酒。」大寬轉穿出前面廊下來。俄延走着，却轉到東廊前面。宋江已有八分酒，腳步起了，只顧踏去。那廊下有一個大漢，因害瘡疾，當不住那寒冷，把一鉢火在那裏向。宋江仰着臉，只顧踏將去，正蹠在火鉢柄上，把那火鉢裏炭火，都掀在那漢臉上。那漢喫了一驚，驚出一身汗來。那漢氣將起來，把宋江劈胸揪住，大喝道：「你是甚麼鳥人？敢來消遣我！」宋江也喫一驚。正分說不得，那個提燈籠的莊客，慌忙叫道：「不得無禮！這位是大官人最相待的客官。」那漢道：「客官，」客官，「我初來時，也是客官，」也曾相待的厚。如今却聽莊客搬口，便疏慢了我，正是「人無千日好，花無百日紅。」却待要打宋江，那莊客搬了燈籠，便向前來勸。正勸不開，只見兩三碗燈籠飛也似來。柴大官人親趕到說：「我接不着押司，如何却在這裏鬧？」

那莊客便把蹠了火鉢的事說一遍。柴進笑道：「大漢，你不認的這位奢遮的押司。」那漢道：「奢

遮奢遮他敢比不得鄆城宋押司少些兒。柴進大笑道：「大漢你認得宋押司不？」那漢道：「我雖不會認的，江湖上久聞他是個『及時雨』。」宋公明且又仗義疎財，扶危濟困，是個天下聞名的好漢。」柴進問道：「如何見的他是天下聞名的好漢？」那漢道：「却纔說不了，他便是真大丈夫，有頭有尾，有始有終，我如今只等病好時，便去投奔他。」柴進道：「你要見他麼？」那漢道：「我可知要見他哩！」柴進道：「大漢，遠便十萬八萬里，近便只在面前。」柴進指着宋江，便道：「此位便是『及時雨』。」宋公明道：「真個也不是？」宋江道：「小可便是宋江。」那漢定睛看了看，納頭便拜，說道：「我不是夢裏麼？與兄長相見！」宋江道：「何故如此錯愛？」那漢道：「却纔甚是無禮，萬望恕罪。有眼不識泰山！」跪在地下，那裏肯起來。宋江慌忙扶住道：「足下高姓大名？」柴進指着那漢，說出他姓名，叫甚諱字。有分教，山中猛虎，見時魄散魂離；林下強人，撞着心驚膽裂。正是說開星月無光彩，道破江山水倒流。畢竟柴大官人說出那漢還是何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